唐語林

附校勘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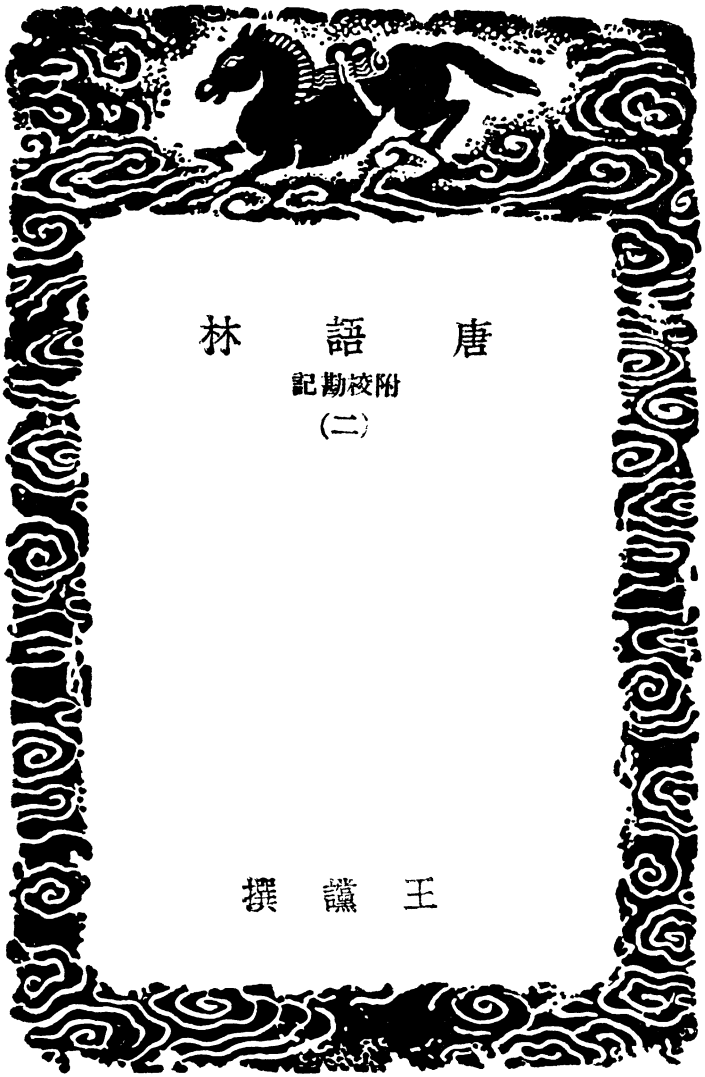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唐語林

附校勘記

(二)

王讜撰

唐語林卷三

方正

狄梁公仁傑爲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宮。仁傑奉使修供頓。幷州長史李元冲以道出妬女祠。俗稱有盛衣服車馬過者。必致雷風。欲別開路。仁傑曰。天子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敢害而欲避之。元冲遂止。果無他變。上聞之。歎曰。可謂眞丈夫也。後爲冬官侍郎。充江南安撫使。其風俗藏時尙淫祀。廟凡一千七百餘所。仁傑並令焚之。有項羽廟。吳人所憚。仁傑先檄書責其喪失。卻取八氏序弟。而妄受牲牢之薦。然後焚之。

陸少保字元方。曾於東都賣一小宅。家人將受直矣。買者求見元方。因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無出水處耳。買者聞之。遽辭不買。子姪以爲言。元方曰。不爾是欺之也。

裴光庭累典名藩。皆有異政。元宗謂宰相曰。裴光庭性惡惡。如扇驅蚊蚋焉。

宋璟爲廣府都督。元宗思之。使內臣楊思勗馳驛往追璟。就路。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倖。殿中訴于元宗。上嗟歎良久。拜刑部尙書。

代宗惑釋氏業報輕重之說。政事多託於宰相。而元載專權亂國。事以貨成。及常衮爲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自專。升降多失其人。或同列進擬稍繁。則謂之鰌伯。於是京師語曰。常分別。元好錢。賢者愚。愚者賢。崔祐甫素公直。因於衆中言曰。朝廷上下相蒙。善惡同致。淸曹峻府。爲鼠輩養資。豈所以裨政耶。由是爲

持權者所忌。建中初。祐甫執政。中外大悅。

郭尚父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虞候縱橫之狀。公叱而遣之。明日對賓客歎息數四。以其事告客曰。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孀兒。非奴才而何。

中書侍郎張鎬。爲河南節度使。鎮陳留。後兼統江淮諸道。將圖進取。中官絡繹。鎬起自布衣。一二年登宰相。正身特立。不爲苟媚。閹宦去來。以常禮接之。由是爲閹豎所嫉。稱其無經略才。徵入。改爲荆府長史。未幾。又陰洪府長史江西觀察使相里造爲禮部郎中。時宦官魚朝恩用事。稱詔集百僚。有所評議。凌轢在位。宰相元載以下。唯唯而已。造抗言酬對。無降屈之色。朝廷壯之。

崔祐甫爲中書舍人。時宰相常衮當國。祐甫每見執政問事。未曾屈。舍人岑參掌誥。屢稱疾。不入宿直。人雖憚而不敢發。崔獨入見。以舍人移疾既多。有同離局。衮曰。此子羸病日久。諸賢豈不能容之。崔曰。相公若知岑舍人抱疾。本不當遷授。今既居此。安可以疾辭王事乎。衮默然無以奪也。由是心銜之。及德宗在諒闇中。衮矯制除崔爲河南少尹。上覺其事。遽追還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而衮謫于嶺外。

李惇爲淄青節度判官。其使尚衡弟頗干政。惇屢言之。衡曰。兄弟孤遺相長。不忍失意。惇曰。君既愛之。當訓以道。何使其縱恣。衡家又好禱車輿出入。人吏苦之。惇又進諫。衡不能用。他日衡對諸客有所問。惇曰。惇前後獻愚直。大夫不用。今復何問。衡曰。吾子好爲詆訐。惇曰。忠言詆訐。久居何益。請從此辭。遂趨出。衡怒不使追之。

裴藻者延齡之子。應鴻辭舉。延齡于吏部候消息。時苗給事及杜黃門同時爲吏部知銓。將出門。延齡接

見探偵二侍郎口氣延齡乃念藻賦頭曰是沖仙人黃門顧苗給事曰記有此否苗曰恰似無延齡仰頭大呼曰不得不得敕下果無名藻者劉禹錫曰當延齡用事之時不預實難也非杜黃門誰能拒之

韓太保皐爲御史中丞京兆尹常有所陳必于紫宸殿對百寮而請未嘗詣便殿上謂之曰我與卿言于此不盡可來延英訪及大政多所匡益或謂皐曰自乾元已來羣臣啓事皆詣延英得盡公何獨于外庭對衆官以陳之無乃失于愼密乎公曰御史天下之平也摧剛植柔惟在于公何故不當人知之奈何求請便殿避人竊語以私國家之法且肅宗以苗晉卿年老艱步故設延英後來得對者多私自希寵干求相位奈何以此爲望哉

高平徐宏毅爲知彈侍御史創置一知班官令自宣政門檢朝官之失儀者到臺司舉而罰焉有公卿大僚令問之曰未到班行之中何必拾人細事宏毅報曰爲我謝公卿所以然不以惡其無禮于其君案此下有脫文

代宗時久旱京兆尹黎幹于朱雀門街造龍召城中巫覡舞雩幹與巫覡史起舞觀者駭笑經月不雨幹又請禱于文宣王上聞之曰丘之禱久矣命毀土龍罷祈雨減膳節用以聽天命及是太霈百官入賀

李希烈跋扈蔡州時盧杞爲相奏顏魯公往宣諭而謂顏曰十三丈此行自聖意顏曰公之先忠烈公面上血是某舐之忍以垂死之年餌虎口杞聞之踣焉盧卽是御史中丞奕之子

裴澥爲陝府錄事參軍李汧公勉除長史充觀察始至官屬吏謁訖令別召裴錄事與之語公曰少頃有讌便請隨判官同赴凡三召不至公怒明日召澥讓之曰久聞公名故超禮分相召何忽而不至澥曰必

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某敢忘之。中丞自有賓僚。某走吏也。安得同宴。汧公曰。吾過矣。遂請入幕。澥之子充太常寺太祝。年甚少。時京司書考官之淸高者。例得上考。充之同輩皆上中考。充訴于卿長曰。此舊例也。充曰。奉官職重地高。不同他寺。本設考課爲奬勵。有勞則書。豈繫于官秩若一以官上下爲優劣。則卿官上上考。少卿上中考。丞中上考。主簿中考。協律下考。某等當受杖矣。卿笑且慙。遂特書上。澥後累遷同州刺史。所在有能名。充至湖州刺史。

張萬福以父祖力儒不達。因焚書。從軍遼東有功。累官至右散騎常侍致仕。萬福爲人慷慨。嫉險佞。雖妻子未嘗敢輒干。嘗徑造延英門。賀諫官陽城雪陸贄冤。時人稱之。仕宦七十年。未嘗病一日。雖不識字。爲九郡皆有惠愛。

順宗寢疾。韋執誼王叔文等竊弄權柄。憲宗在東宮。執誼懼之。遂令給事中陸質侍讀。潛伺上意。因解之。及質發言。上曰。陛下令先生與寡人講讀。何得言他。惶懼而出。

李相國忠公。貞元十九年爲饒州刺史。先是郡城已連失四牧。故府廢者七稔。公涖任後。命啓鑰而居之。郡吏以有怪堅請。公曰。神好正直。守直則神避。妖不勝德。失德則妖興。居之在人。李忠公之爲相也。政事堂有會食之牀。吏人相傳移之則宰臣當罷。不遷者五十年。公曰。朝夕論道之所。豈可使朽蠹之物。穢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聽也。以此獲免。余之願焉。敢徹而焚之。其下鏟去聚壤十四畚。議者稱焉。

裴先德垍在中書。有故人官亦不卑。自遠而至。垍給郵甚厚。從容款狎。乘間求京府判司。垍曰。公誠佳士

也但此官與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廷綱紀。他日有瞎眼宰相憐公者。不妨卻得其執守如此。

柳元公初拜京兆尹。將赴上。有神策軍小將乘馬不避。公于市中杖殺之。及因入對。憲宗正色詰專殺之狀。公曰。京兆尹天下取則之地。臣初受陛下奬擢。軍中偏裨。躍馬衝過。此乃輕陛下典法。不獨試臣。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打神策軍。將上曰。卿何不奏。公曰。臣只合決不合奏。曰既死合是何人奏。公曰。在街中。本街使金吾將軍奏。若在坊內。則左右巡使奏。上乃止。

柳公綽善張正甫。柳之子仲郢。嘗遇張于途。去蓋下馬而拜。張卻之不從。他日張言于公綽曰。壽郎相逢。其禮太過。柳作色不應。久之張去。柳謂客曰。張尚書與公綽往還。欲使兒子街市騎馬衝公綽耶。張聞深謝之。壽郎仲郢小字也。公綽爲西川從事。嘗納一姬。同院知之。或徵其出妓者。公綽曰。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饋備灑掃。公綽實妾非妓也。

張正甫爲河南尹。裴中令伐淮西。置宴府西亭。裴公舉一人詞藝好解頭。張正色曰。相公此行何爲也。可記得河南府解頭。中令有慙色。

韓愈病將卒。召羣僧曰。吾不藥。今將病死矣。汝詳視吾手足支體。無誑人云韓愈顛死也。

文宗時。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襲父帥潞。少年明俊。自謂河朔近無倫比。公卿輻湊其門。廣納金帛于權倖。名譽甚著。求帶平章事。人多許之。而憚宰相李固言。欲觀其意。遇休暇。謁于私第。遂言其情。固言曰。僕射先君以天平功書于簡册。及鎮上黨。近二十年。但聚斂貨財。雄壯軍旅。不發一卒戍邊。未嘗修朝覲之

禮。及卽世後。僕射從三軍之情。擅領戎務。坐邀爵秩。朝廷以僕射先君勳績。不絕賞延。當領偏師。輸忠滄景。遂不行典憲。將何以上報國恩。旣不能效田承嗣張茂昭王承元攜家赴闕。永保祿位。則請湊陘一鎭。拓境復疆。朝廷豈不以衰職命賞。區區求之。一何容易。從諫矍然失色。再拜趨出。從諫厚結倖臣。竟加同平章事。宰相餞于郵亭。李公曰。相公少年。勉報國恩。幸保家。勿殃後嗣。從諫以笏叩額下淚。至鎭謂將校曰。昨者朝覲。遍觀德望。唯李公峻直貞明。凜凜可懼。眞社稷之臣也。

唐尙書特。太和六年。尉渭南。爲京兆府試進士官。杜丞相悰時爲京兆尹。將託親知問等第。（原註）時重十人內爲等第。召公從容。兼命茶酒。及語舉人。則趨而下階。俯伏不對。杜公竟不敢言而止。是年上等內近三十餘人。數年內皆及第。無缺落者。前後莫比。

崔愼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開成。已入翰林。因寓直。忽中夜有內使宣召。引入數重門。至一處堂宇華敞。簾幕重蔽。見二中尉對燭而坐。謂愼由曰。上不豫已來。已數日。兼自登極後。聖政多虧。今奉太后中旨。有命學士草廢立令。愼由大驚曰。某有中外親族數千口。兄弟甥姪僅三百人。一旦聞此覆族之言。實不敢承命。況聖上高明之德。覆于八荒。豈可輕議。二中尉默然無以爲對。良久。啓後戶。引愼由至一小殿。見文宗坐于殿上。二人趨階而數文宗過惡。上惟俛首。又曰。不爲此拗木枕錯失。不合更在坐矣。仍戒愼由曰。事泄卽汝也。于是二中尉自執炬送愼由出殿門。復令中使送至院。拗木枕者。俗談強項也。愼由尋以疾出翰林。遂金縢其事。付其子垂休。遂切于剿絕宦官者由此。

李相石在中書。京兆尹薛元賞謁石于私第。故事百寮將至宰相宅。前驅不復呵。元賞下馬。石未之知。方

在廳若與人訴競者元賞問焉云軍中軍將元賞排闥進曰相公朝廷大臣天子所委注撫蠻夷和陰陽安百姓叶衆心無敢乖謬升絀賢不肖賞功罰罪皆公之職安有軍中一將而敢如此哉夫貴賤失序綱紀之紊常必由之苟朝廷如此猶望相公整頓頹壞豈有出自相公者卽疾趨而去顧左右曰無禮軍將可擒于馬下橋祗候元賞比至則袒臂跽之奏中尉仇士良有威權其輩已有訴之者宦官連聲傳士良命曰中尉奉屈大尹元賞不答卽命杖殺之士良大怒元賞乃白衣請見士良士良出曰敢必杖殺軍中大將可乎元賞卽具言無禮狀且宰相大臣也中尉大臣也彼既可無禮于此此獨不可以無禮于彼乎國家之法中尉所宜保守一旦壞之可惜某已白衫惟中尉命士良以其理直命左右取酒飲之而罷石從子庾少擢進士第石之力也累拜監察御史在東都崔相鉉鎮淮南到洛累日不拜塋庾封其節將奏之時人稱焉

武宗數幸教坊作樂優倡雜進酒酣作技諧謔如民間宴席上甚悅諫官奏疏乃不復出遂召優倡人敕內人習之宦者請令揚州選擇妓女詔揚州監軍取解酒令妓女十人進入監軍得詔詣節度使杜悰請同于管內選擇悰曰監軍自承旨悰不奉詔書不可擅預椒房事監軍怒奏之宦者請並下悰上曰不可藩方取妓女入宮掖非禹湯所爲斯極細事豈宜詔大臣杜悰累朝舊德深得大體眞宰相也及悰入相中謝上曰昨詔淮南監軍選擇酒令妓女欲因行幸舉酒爲歡樂耳音聲使奏偶然下命朕德化未被而色荒外聞賴卿不徇苟且不然天下將獻納取悅朕何由得知報卿忠讜命卿作相內懷自賀如得魏徵懿安郭太后既崩禮院檢討王皞請祔景陵配饗憲宗廟宣宗大怒宰相白敏中召皞詰其事皞曰郭太

后是憲宗元妃汾陽王孫。迨事順宗爲婦。憲宗崩事出曖昧。毋天下五朝。不可以疑似之事。黜合配之禮。敏中怒甚。皐聲色益壯。宰相將會食。周墀立敏中廳門以候。敏中語墀。正爲一書生惱亂。但乞先之。墀就敏中問其事。皐益不屈。墀以手加皐額。賞其正直。翌日皐貶句容縣令。墀亦免相。大中十三年秋八月。上崩。令孤綯爲山陵禮儀使。奏皐爲判官。皐又論懿安合配享憲宗。始升祔焉。

韋澳爲京兆尹。豪右斂手。鄭光宣宗舅莊租不納。澳繫其主者。期以五日不足。必抵法。太后爲言之。上延英問澳。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澳曰。尚在限內。來日即不得矣。澳既出。上連召之。曰國舅莊租。今日納足放主者否。澳曰必放。上白太后。曰韋澳不可犯。且與送錢納卻。頃刻而租足。案此事已見政事門。文有異同。今並存之。

李景讓夏侯孜。立朝有風采。景讓爲御史大夫。視事之日。以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柏王覿不稱職。請移他官。孜爲右丞。以職方郎中裴誠。虞部郎中韓瞻。無聲績。詼諧取容。誠改太子中允。瞻爲鳳州刺史。李景讓爲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樓。皆封泥之。懼其劾奏也。然終以強毅爲衆所忌。故事除大夫百日內。他人拜相。請之辱臺。景讓未旬。蔣相仲先拜。景讓除西川節度。不踰年。致仕歸東都。

崔瑤知貢舉。以貴要自恃。不畏外議。牓出。率皆權豪子弟。其弟兄見之。輒曰。勿觀察吾眼。案此下有脫文。

劉允章祖伯芻。父寬夫。皆有重名。允章少孤。自立。以臧否爲已任。及掌貢舉。尤惡朋黨。初進士有十哲之號。皆通連中官。郭纁羅虬。皆其徒也。每歲有司。無不爲其干撓。根蔕牢固。堅不可破。都尉于琮。方以恩澤主鹽鐵。爲纁極力。允章不應。纁竟不就試。比考帖。虬居其間。允章誦其詩。有簾外桃花曬熟紅。不知熟紅

何用。虬已具在去留中。對曰。詩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侍郎得不思之。頃之唱落。衆莫不失色。及出牓。惑于浮說。予奪不能塞時望。允章自鄂渚分司東都。其制中書舍人孔晦之辭。弟紓爲諫官。乃允章門生。率同年送于坡下。紓猶欲前行。允章正色曰。請違公不去。故事門生無答拜者。允章于是答拜。同行皆愕然。

懿宗迎佛骨。自鳳翔至內。禮儀盛于郊祀。中出一道。夾以連索。不得輒有犯者。車馬相接。絺以組繡。緣路迎拜。數十里不絕。天子親幸安福樓。以錦綵成橋。骨至即降樓。禮訖然後迎入禁中。置于安國寺。宰相以下施財不可勝計。百姓競爲浮圖。以至失業。明年。懿宗崩。京兆尹薛逢毀之無遺。

封侍郎知舉。首訪能賦人。盧駢詣羅邵興云。主司愛賦十九。案此下有脫文。官羅曰。主司安邑。任邵興居宣平。彼處愛賦。無由得知。

鄭少尹師藁知舉。放牓日。畢令到宅謝恩。至蕭相公知舉。放牓日。並無人及門。時論稱之。主司放牓日。于貢院見門生。惟廣南鄭尚書及楊侍郎禮部故事。每年主司中場多作風采。鄭詹尹知舉第一。李侍郎潘知舉。落人極多。唯許下杜相公帖日。每去一人。必吁嗟移時。

太宗得鷂子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魏公。乃藏于懷。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話自古帝王逸豫。微以爲諷。上惜鷂子。恐死。而又素嚴憚。徵欲盡其言。徵語愈久。鷂竟死懷中。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于飛騎中選卒之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宗正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干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召僧呪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

僧忽然自倒。若爲物所擊者。更不復蘇。

王義方時人比之稷契。鄭公每云王生太直。高宗朝李義府引爲御史。李以定册立武后勳。恃寵任勢。王惡而彈之。坐是見貶。坎坷以至于終。

徐大理有功。每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武后反復。詞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回顧曰。身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爲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挫折。朝廷倚賴。至今猶憶之。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安可拘以常調乎。

狄內史仁傑。始爲江南安撫使。以周赧王項羽。吳夫概王。春申君。趙佗。馬援。吳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有害于人。悉除之。惟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子胥四廟存焉。案此事已見本門首條。文有詳略。今並存之。

李日知爲大理丞。武后方肆戮。胡元禮承旨。欲陷人死刑。令日知改斷。再三不從。元禮使人謂李曰。胡元禮在此。人莫冤活。李謂使者曰。日知在此。人莫冤死。竟免之。

高祖卽位。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進諫曰。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參士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曠。皆終身繼代。不改其業。故魏武帝欲使禰衡擊鼓。乃解朝衣露體而擊之。問其故。對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衣也。雖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安馬駒爲開府。有國家者但爲殷鑒。天下新定。開太平之運。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廟廊。向非創業規模。貽厥子孫之道。高祖竟不能從。

周興來俊臣。羅織衣冠。朝野懼慴。御史大夫李嗣眞上疏諫曰。臣聞曲逆之事。漢祖謀疎楚之君臣。乃用

黃金七千斤。行反間之術。項羽果疑臣下。陳平之計遂行。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如當有凶慝。焉知不先謀。疏陛下君臣。後除國家良善。臣恐爲社稷之禍。伏乞陛下迴思遷慮。察臣狂瞽。然後退就鼎鑊。實無所恨。臣得沒爲忠鬼。孰與存爲諂人。如羅織之徒。卽是疎間之漸。陳平反間。其遠乎哉。遂爲俊臣所構。放于嶺表。俊臣死。徵還。途次桂陽而終。贈濟州刺史。中宗朝追復本官。

武三思得幸于中宗。京兆人韋月將等不堪憤激。上書告白其事。中宗惑之。命斬月將。黃門侍郎宋璟執奏。請按而後刑。中宗愈怒。不及整衣履。岸巾出側門。迎謂璟曰。朕以爲斬矣。何以緩之。命促斬。璟曰。人言宮中私于三思。陛下竟不問而斬之。臣恐有竊議。固請按而後刑。中宗大怒。璟曰。請先斬臣。不然。終不奉詔。乃流月將于嶺南。尋使人殺之。

睿宗朝。太平公主用事。柳渾以斜封官復舊職。上疏諫曰。陛下卽位之初。納姚宋之計。咸黜斜封。今以斜封之人。不忍棄。是先帝之意不可違。若斜封之人不忍棄。是韋月將燕欽融之流。不可褒贈。李多祚鄭克乂之徒。不可淸雪。陛下何不能忍于此而忍于彼。使善惡不定。反覆相攻。致令君子之道消。小人之道長。爲正者銜寃。將何以止姦邪。將何以懲風俗耶。睿宗遂從之。因而擢渾拜監察御史。(原註)太平御覽曰。柳渾拜監察御史。臺中執法之地。動限儀矩。渾性放曠。不甚檢束。鬚長拘諱。忽其疎縱。渾不樂。乞外任。執政惜其才。特奏爲左補闕。

韋仁約彈右僕射許遂良。出爲同州刺史。遂良復職。黜仁約爲淸水令。或慰勉之。仁約對曰。僕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而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然不能碌碌爲保妻子也。時武候將軍田仁會與

侍御史張仁禕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禕。仁禕惶懼。應對失次。仁約歷階進曰。臣與仁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而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聽。致仁禕非常之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矣。請專對其狀。詞辯縱橫。高宗深納之。乃釋仁禕。仁約在憲司。于王公卿相未嘗行拜禮。人或勸之。答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卑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耳。後爲左丞。奏曰。陛下爲官擇人。無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李義府恃恩放縱。婦人淳于氏有容色。坐繫大理。乃託大理丞畢正義曲斷出之。或有告之者。詔劉仁軌鞫之。義府懼。洩繫正義于獄。侍御史王義方將彈之。告其母曰。姦臣當路。懷祿而曠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難以危身。不孝。進退惶惑。不知所從。母曰。吾聞王母殺身以成子之義。汝若事君盡忠。立名千載。吾死不恨焉。義方乃備法冠。橫玉階彈之。先叱義府令下。三叱乃出。然後跪宣彈文。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辭不遜。貶葉州司戶。秩滿。于昌樂聚徒教授。母亡。遂不復仕進。總章二年卒。撰筆海十卷。門人何彥先員半千。

制師服三年。畢喪而去。

李昭德在則天朝。時諛佞者必擢用。有人于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請進。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進。昭德叱之曰。洛水石豈盡反耶。左右皆大笑。昭德建立東都羅城。及尚書省。洛水中橋。人不知役。而功成就。除數凶人。獄遂罷。以持正廷諍。爲皇甫文所構。案唐書李昭德傳。昭德爲邱愔鄧注所構。與此異。與來俊臣同日棄市。國人歡懾相半。哀昭德而快俊臣也。

魏元忠以摧辱二張反爲所構。云結少年爲耐久朋。則天大怒。下獄勘之。以張說爲證。召大臣令元忠與

易之說等。定是非。說氣逼不應。元忠懼。謂說曰。張說與易之羅織魏元忠耶。說叱曰。魏元忠爲宰相。而有委巷羅織之言。豈大臣所爲。則天又令說言元忠不軌狀。說曰。臣不聞也。易之遽曰。張說與元忠同逆。則天問其故。易之曰。說往時謂元忠居伊周之地。臣以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成王之位。此其狀也。說奏曰。易之昌宗大無知。所言伊周。徒聞其語耳。不知伊周之本末。元忠初加拜命。授紫綬。臣以郎官拜賀。元忠曰。無尺寸之功。而居重任。不勝畏懼。臣曰。公當伊周之任。何愧三品。然伊周歷代書爲忠臣。陛下遣臣不學伊周。使臣將何所學。說又曰。易之以臣宗室。故託爲黨。然附易之有台輔之望。附元忠有族滅之勢。臣不敢面欺。亦懼元忠冤魂耳。遂焚香爲誓。元忠免死。流放嶺南。

張易之昌宗貴寵用事。相者言其當王。險薄者多附會之。長安中右衞西街有牓云。易之兄弟長孫汲裴安立等謀反。宋璟時爲御史中丞。奏請窮理其狀。則天曰。易之已有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爲飛書所逼。窮而自陳。且謀反大逆。法無容免。請勒就臺勘。當以明國法。易之等久蒙驅使。分外承恩。臣言發禍從。卽入鼎鑊。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悅。內史楊再思遽宣王命。左拾遺李邕歷階而進曰。宋璟所爭事爲國家社稷。望陛下可其所奏。則天意始解。乃傳命令易之就獄推問。斯須特敕原之。仍遣易之昌宗就璟辭謝。拒而不見。令使者謂之曰。公事當公言之。私見卽私。法無私也。璟謂左右。恨不先打豎子腦破。而令混亂國經。吾負此恨久矣。時朝列呼易之昌宗爲五郎六郎。鄭杲曰。公何稱易之爲卿。璟曰。鄭杲何庸之甚。若以官秩。正當卿號。若以親。當爲張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張氏家僮。號五郎六郎。何也。杲大慙而退。璟在則天朝。以頻論得失不能容。而憚其公正。乃止敕璟往揚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憲府。按州

縣乃監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識其所謂。請不奉制。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復奏曰。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且仲翔所犯贓汚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監察御史。今敕臣。恐陛下有危臣之意。請不奉制。月餘。優詔令副李嶠使蜀。嶠喜召璟曰。叨奉渥恩。與公同謝。璟曰。恩制示禮數。不以禮遣。璟璟不當行。謹不謝。乃上言曰。以臣副嶠。何也。恐乖朝廷。故事請不奉制。易之等冀璟出使。當別以事誅之。既不果。伺璟家有昏禮。將刺殺之。有密以告者。璟乘車舍于他所。乃免。易之尋伏誅。

宗楚客兄秦客。潛勸則天革命。累遷內史。後以贓罪流于嶺南死。楚客無他材能。附會武三思。神龍中爲中書舍人。時西突厥阿史那與忠節不和。安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徙忠節於內地。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納忠節厚賂。請發兵以討西突厥。不納元振之奏。突厥大怒。舉兵入寇。甚爲邊患。監察御史崔琬劾楚客等。中宗不從。遽令與琬和解。俄而韋氏敗。楚客等咸誅。

文宗謂宰臣曰。太宗得魏徵。採拾闕遺。弼成聖政。今我得魏謩。于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望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令授謩右補闕。敕舍人善爲詞。又問謩曰。卿家有何圖書。謩曰。家書悉無。惟有文貞公笏在。文宗令進來。鄭覃在側。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渾未曉。但甘棠之義。非要笏也。

崔顥有美名。李邕常欲一見。及顥至獻文。其首云。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曰。小子無禮。遂不接。

肅宗以王璵爲相。尚鬼神之事。分遣女巫遍禱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傳而行。中使隨之。所至誅求。金帛積載于後。與惡少十數輩。橫行州縣。至黃州。左震爲刺史。晨至驛門。扃戶不啓。震命壞鎖而入。曳巫斬階下。惡少皆死。籍其緡鉅萬。金寶堆積。悉列上曰。臣已斬巫。請以所籍錢。代臣貧民輸稅。其中使送上。臣

請死。朝廷慰奬之。

李汧公勉罷嶺南節度。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犀象投水中。

德宗在東宮。雅好楊崖州字。嘗令打李楷洛碑。釘壁以翫。及卽位。徵拜。炎有崖谷言論持正。對見必爲之加敬。歲餘不倦。及後以劉晏事。上不懌。盧杞揣知上意。因傾之。許孟容爲給事中。宦者有以權幸相誘者。拒絕之。雖不大拜。亦不爲患。

韋相貫之爲右丞。僧廣宣造門曰。竊知閤下不久拜相。貫之叱曰。安得此言。命草奏。僧惶恐而出。

朝廷每降使新羅。其國必以金寶厚爲之贈。唯李納判官一無所受。深爲同輩所嫉。

雅量

狄梁公與婁師德同爲相。狄公排斥師德非一日。則天問狄公曰。朕大用卿。卿知所自乎。對曰。臣以文章直道進身。非碌碌因人成事。則天久之曰。朕比不知卿。卿之遭遇。實師德之力。因命左右取筐篋。得十許通薦表以賜梁公。梁公閱之。恐懼引咎。則天不責。出於外曰。吾不意爲婁公所涵。而婁公未嘗有矜色。

唐公臨性寬仁多恕。嘗欲弔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僮僕誤持餘衣。懼未敢進。臨察之。詰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又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又謂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失。

裴度在中書。印忽亡失。度命張筵。舉座不曉其故。夜半宴酣。左右曰。印復得。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度曰。此蓋諸胥盜印書劵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人服其臨事不撓。陽道州城未嘗有所蓄積。雖所服用不可闕者。客稱某物可佳可愛。公輒喜授之。有陳蕢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

獲焉。

韓臯爲京兆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專心記公家諱。及稱官銜畢。誤呼先相之名。臯但慘然。因命重讀。亦不加責。在夏口嘗病小瘡。令醫傅膏不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臯實是硬。初臯自貶所量移錢塘。與李錡不協。後臯在鄂州。錡夢萬歲樓上掛冰。因自解曰。冰者寒也。樓者高也。豈韓臯來代我乎。意甚惡之。果移鎮浙右。

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稱陳拾遺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陳字伯玉。近亦多以字行。

盧晉公爲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僥倖至多。此輩優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皆注定。未曾退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宏達皆此類。

文宗將有事南郊。祀前本司進相撲人。上曰。方清齋。豈合觀此事。左右曰。舊例也。已在外祗候。上曰。此應是要賞物。可向外相撲了。卽與賞令去。又嘗觀鬬雞。優人稱歎大好雞。上曰。雞好便賜汝。

文宗時。入閤郎官有誤窺者。上覺之。班退。語宰相曰。適省郎班內第某人。忽斜盼視朕。何也。裴度對曰。省郎卑微。安得如此。欲與打著。上曰。此小事不打了。

靖安李少師宗閔。不以威重自處。與賓客飲宴談笑。善飲酒。暑月臨池。以荷花爲杯。滿酌酒密繫。持近口。以筯刺之而飲。不盡再舉。既散。有人言昨飲大歡也。李曰。今日言歡。明前日之不歡。自今好惡。一不得言。

夏侯孜在舉場。有王生者。有時名。遇孜下第。偕遊京西。鳳翔節度使館之。從事有宴召焉。酒酣。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但得第。當擲堂印。王生自負。怒曰。吾誠淺薄。與夏侯孜同年乎。不悅而去。孜後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生竟無所聞。孜在河中。王生之子不知有隙。偶獲孜與其父生平書疏數紙。持以謁孜。孜問其所欲。一以予之。因召諸從事語其事。

鄭公嘗拜掃還。白太宗。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悉裝束。而竟不行。何有此消息。帝笑曰。當時有心。畏卿等嗔。遂停耳。

盧尚書承慶總章初考內外官。有督運遭風失米。盧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自若。無言而退。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媿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李昭德爲內史。婁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屢顧待。不即至。乃發怒曰。耐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師德弟爲岐州刺史。將別。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拜州牧。叨據過分。人所疾也。將何以全先人髮膚。弟長跪曰。自今唾某面上者。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劬。庶不爲兄憂。師德曰。此適以爲我憂也。夫前人唾者。發於怒也。汝今拭之。是惡前人唾而拭。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而自乾。何若笑而受之。當武后時。竟保其寵祿。率是道也。

皇甫德參上書。言陛下修洛陽宮。是勞人也。收地租。厚斂也。俗尚高髻。是宮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國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宮人無髮。乃稱其意。魏徵進曰。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上書曰。可痛哭者三。可長歎者五。自古上書。率爲激切。不激切。則不能動人主之心。激切則似謗訕。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

在陛下裁察。今苟責之。則於後誰敢言。乃賜絹二十匹。命歸。

陸贄公爲同州刺史。有家僮不下馬。參軍責之。鞭其背見血。因謁曰。小吏犯公請去。贄公頷之曰。奴見官人不下馬。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參軍不測而退。（原註）當日不下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

袁傪之破袁晁。擒其僞公卿數十人。州縣大具荼梏。謂必生致闕下。傪曰。此惡百姓。何足以煩人。乃笞之遣去。

韋丹少在洛陽。嘗至中橋。見數百人喧集水濱。乃漁者網得大黿。繫之橋柱。丹不忍。問曰。幾錢可贖。曰五千。丹曰。吾驢直三千可乎。於是與之。放黿于水。徒步而歸。

任迪簡爲天德判官。軍中宴後。至當飲觥酒。吏誤以醋酌。迪簡以軍使李景略令酷。發之則死矣。乃強飲之。遂病吐血。軍中聞之皆泣下。景略爲之省刑。景略卒。軍中請以爲主。自衛佐拜御史中丞。爲觀軍使。終易定節度使。

裴相垍嘗應宏詞。崔樞考之不第。及爲相。擢之爲禮部侍郎。笑曰。此報德也。樞惶恐欲墜階。又笑曰。戲言也。

長慶初。趙相爲太常卿。贊郊廟之禮。時罷相二十餘年。年七十六。衆服其健。右常侍郎孝奕笑曰。是僕爲東府試官所送進士也。

元載之敗。其女資敬寺尼眞一納于掖庭。德宗卽位。召至別殿。告其父死。眞一自投于地。左右皆叱。德宗

曰。焉有聞親之喪。責其哭踴。遂扶出。衆皆隕涕。

識鑒

貞觀二十年。王師旦爲員外郎。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並有文辭。聲振京邑。師旦考其策爲下等。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問無昌齡等名。師旦對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擢之。恐後生倣傚。有變陛下風俗。上深然之。後昌齡爲長安尉。坐贓解。而公瑾亦無所成。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子同年。上曰。爾宜記所通書言之。瓌子頲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亡其名。亦進曰。斷朝涉之照。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張守珪陝州平陵人也。自幽州入覲。過本縣。見令李元申桑梓之禮。見陝尉李桎梏裴冕。冕呼張公困厄中豈能相救。至靈寶。便奏充判官。(案)唐書裴冕傳。冕以王鉷奏充判官。非張守珪。與此異。冕後至宰輔。

代宗寬厚。出於天性。幼時元宗每坐于前。熟視之。謂武惠妃曰。此兒有異相。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涼州新曲。開元中列上獻之。上顧問寧王。王進曰。此曲雖佳。臣有聞焉。夫音者始之於宮。散之於商。成之於角。徵羽。莫不根柢纂籥於宮商也。宮雜而少商。徵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下僭。君卑則畏下。臣僭則犯上。蓋形之于音律。播之于歌詠。見之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亂之患。莫不由此曲也。上聞之。默然。及安祿山之亂。華夏鼎沸。所以知寧王知音之妙也。

安祿山初爲張韓公帳下走使。韓公嘗洗足。韓公足下有黑子。祿山竊窺之。韓公顧而笑曰。黑子是吾之

貴相。汝何窺之。祿山曰。賤人不幸。兩足皆有。亦似將軍者。色黑而加大。公奇之。約爲義兒。深加慰勉。

王瑀爲太常卿。早起聞永興里人吹笛。問是太常樂人。後因閱樂而撻之。問曰。何得罪。曰。臥吹笛。又見康崑崙彈琵琶。云琵聲多琶聲少。亦未可彈。五十四絲大絃也。自下而上謂之琵。自上而下謂之琶。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故敝。召與語。大奇之。謂君才識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與之。客亦不讓。語訖上船。奴婢偃蹇者鞭扑之。裴公益以爲奇。其人乃張建封也。

杜丞相鴻漸。世號知人。見馬燧李抱眞盧杞陸贄張宏靖李藩。皆云並爲將相。既而盡然。又大司徒杜公見張宏靖曰。必爲宰相。貴人多知人也如此。

潘炎德宗時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氏晏之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縑帛。其危可知也。遽勸潘公避位。子孟陽初爲戶部侍郎。夫人憂惕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諭再三。乃曰。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後慘綠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自別是有名卿相。

韋獻公夏卿有知人之鑑。人不知也。因退朝。於街中逢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丹三人。皆二十四。並爲郎官。簇馬久之。獻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語執誼曰。汝必爲宰相。善保其末耳。語渠牟曰。弟當別奉主上恩。而連貴公卿。語丹曰。三命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旄鉞。由是竟如其言。

韋獻公夏卿不經方鎮。唯嘗于東都留守辟吏八人。而路公隨皇甫崖州鎛。皆爲宰相。張尚書賈段給事

中仲。衛大夫仲行，李常侍翺。李諫議景儉。李湖南詞。皆至顯官。亦知名矣。

李相絳。先人爲襄州督郵。方赴舉求鄉薦。時樊司空澤爲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爲判官主鄉薦。張公知丞相有前途。啓司空曰。舉人悉不如李某秀才。請只送一人。請衆人之資以奉之。欣然允諾。又薦丞相弟爲同舍郎。不十年而李公登庸。感司空之恩。以司空之子宗易爲朝官。人問宗易之文于丞相。答曰。蓋代時人用以蓋代爲口實。相見論文。必曰莫是樊三蓋代否。丞相之爲戶部侍郎也。常侍爲本司郎中。因會詩把侍郎唱歌。李終不唱而哂之。滿席大噱。

韓太保皐生曉音律。嘗觀客彈琴。爲止息。乃歎曰。妙哉嵇生之音也。爲是曲也。其當魏晉之際乎。止息與廣陵散。同出而異名也。其音主商。商爲秋聲。天將肅殺。草木搖落。其歲之晏乎。此所以知魏之季慢也。其商絃與宮同。是臣奪其君之位乎。此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廣陵維揚也。散者流亡之謂也。楊者武后之姓。言楊后與其父駿之傾覆晉祚者也。晉難興終止息於此。其音哀憤而噍殺。操者蹙而憯痛。永嘉之亂。其應此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且避旨禍。託之神鬼。史氏非知味者。安得不傳其謬歟。

吳興僧畫一字皎然。工律詩。嘗謁韋蘇州。恐詩體不合。乃於舟抒思。作古體十數篇。爲獻韋。皆不稱賞。畫一極失望。明日寫其舊製獻之。韋吟諷大加歎賞。因語畫一云。幾致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畫一服其能鑒。

駱浚者。度支司書手也。嘗健羨一雜事典。題詩一絕於柏樹曰。幹聳一條青玉直。葉鋪千疊綠雲低。爭如燕雀偏巢此。卻是鵷鸞不得栖。會度支使巡諸司。見此題。問左右。云浚所爲也。召與語。可聽。曰。錢穀粗曉。

詞氣不卑。言語古壯。人品亦佳。越翌日以語巡官李吉甫。遂擢爲度支巡官。浚請兼巡覆官。自以微賤。不敢廁士大夫之列。月餘九門內勾出數十萬貫。數月闕右蒲漳京西京北三輔。勾四百萬。佐大門卻河陰斗門案此處語義雖明疑有脫誤。曹汴宿宋無水潦之患。後典名郡有令名。於春明門外築臺榭。食客皆名人。盧中州題詩云。地甃如拳石。溪橫似葉舟。即駱氏池館也。

裴晉公爲相。布衣交友。受恩子弟。報恩獎引不暫忘。大臣中有重德寡言者。忽曰。某與一二人皆受知裴公。白衣時約他日顯達。彼此引重。某仕宦所得已多。然晉公有異于初。不以輔佐相許。晉公聞之。笑曰。實負初心。乃問人曰。曾見靈芝珊瑚否。曰。此皆希世之寶。又曰。曾遊山水否。曰。名山數遊。唯廬山瀑布。狀如天漢。天下無之。晉公曰。圖畫尚可悅目。何況親觀。然靈芝珊瑚。爲瑞爲寶可矣。用于廣廈。須杞梓樟楠。濠布可以圖畫。而無濟于人。若以溉良田。激礨磑。其功莫若長河之水。某公德行文學。器度標準。爲大臣儀表。望之可敬。然長厚有餘。心無機術。傷于畏怯。剸割多疑。前古人民質樸。征賦未分。地不過數千里。官不過一百員。內無權倖。外絕姦詐。畫地爲獄。人不敢逃。以赭染衣。人不敢犯。雖已列郡建國。侯伯分理。當時國之大者。不及今之一縣。易爲匡濟。今天子設官一萬八千。列郡三百五十四十六。連帥八十萬甲兵。禮樂文物。軒裳士流。盛于前古。材非王佐。安敢許人。

李珏字待價。趙郡贊皇人。早孤。居淮南。養母以孝聞。舉明經。華州刺史李絳見而謂之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當掇進士科。明經碌碌。非子發跡之地。一舉不第。應進士舉。許孟容爲禮部。擢上第。釋褐署河陽府推官。書判高等。授渭南縣尉。遷右拾遺。左遷下邽縣令。丁母憂。廬居三年不入室。免喪。諸侯交辟。皆不就。

牛僧孺在武昌。掌書記。歸御史府。韋處厚秉政。稱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擢拜禮部員外郎。改吏部。李宗閔爲相。擢知制誥。改司勳員外郎。庫部郎中。文宗召充翰林學士。珏風格端肅。屬詞敏贍。恩傾一時。累遷戶部侍郎承旨。天子屢欲以爲相。鄭注以方術爲侍講學士。李訓自流人入內廷。珏未嘗私焉。訓注交譖。貶江州刺史。訓誅。徵爲戶部侍郎。與楊嗣復同日拜相。上雖切於求理。終優游不斷。同列陳夷行鄭覃請經術孤立者進用。珏與嗣復論地胄詞彩者居先。每延英議政。多異同。卒無成效。但寄之頰舌而已。文宗將崩。以敬宗子陳王成美爲託。武宗立。事由兩軍。貶昭州刺史。宣宗卽位。累遷河陽三城節度。吏部尚書崔鄲薨。又拜檢校左僕射。淮南節度使。三載薨。謚貞穆。

李廓爲武寧軍節度使。不治。右補闕鄭魯上疏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乞速命良將。救此一方。宣宗未之省。麥熟而徐師果亂。上感悟魯言。擢爲起居舍人。

懿宗晚年政出羣下。路巖年少。固位。一旦失勢。當路皆仇隙。中外沸騰。所指未必實也。初巖爲淮南崔鉉度支使。除監察。十年不出京師。致位宰相。鉉謂巖必貴。嘗曰。路十終須與他那一官。自監察入翰林。鉉猶在淮南。聞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何能至老。皆如言。

突厥平。溫僕射彥博請遷于朔方。以實空虛之地。於是入居長安者且萬家。魏鄭公以爲夷不亂華。非久常之策。爭論數年不決。至開元中。六胡反叛。其地復空。

太宗令衞公教侯君集。君集言於帝曰。李靖將反矣。至微隱之術。輒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此乃君集反爾。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矣。而求盡臣之術者。將有他心焉。

潤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餘月。造磬者法月數有十三。今闕其一。宜於苦鍾九尺掘之必得焉。敕州求之。如言而得。

鄭公見秦王破陣樂。則俯而不視。奏慶善樂。則玩而不厭。

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女奔湊。其處如市。時傅奕方病臥。聞之。謂子曰。非是佛齒也。吾聞金剛石至堅。物莫能敵。唯羚羊角破之。汝但取試焉。胡僧監護甚嚴。固求良久乃得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者用此角。

閻立本善畫。至荊州。視張僧繇舊跡。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耳。明日又往。曰。名下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一日不能去。

高宗時。羣蠻聚爲寇。討之輒不利。乃除徐敬業爲刺史。府發卒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他事已畢。方曰。賊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史而往觀之。莫不駭愕。賊所持兵覘望。及見船中無人。又無兵仗。更閉營隱藏。敬業直入其營內。告云。國家知汝等爲貪吏所害。非有他惡。可悉歸田里。無去爲賊。唯召其帥。責以不早降之意。各笞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壯其膽略。曰。吾不辦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兒。英公既薨。高宗思平遼勳。令製其冢。象高麗中三山。猶霍去病之祁連山。後敬業舉兵。武后令掘平之。大霧三日不解。乃止。

張沛爲同州。任正名爲錄事。劉幽求爲朝邑尉。沛常呼二公爲任大劉大。若交友。元宗誅韋氏。沛兄殿中監涉見誅。并令誅沛。沛將出就刑。正名時謁告在家。聞之遽出。曰。朝廷初有大艱。同州京之左輔。奈何單

使至害其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勸令覆奏。送沛于獄。曰正名若死。使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劉幽求方立元勳。用事居中。竟脫沛于難。

蕭至忠自晉州之入也。大理蔣欽緒。卽其妹壻。送之曰。以足下之才。不憂不見用。無爲非分妄求。至忠不納。蔣退而歎曰。九代之卿族。一舉而滅。可哀也哉。至忠既至。拜中書令。歲餘敗。

高公畔鎭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于刺史衙。對郡山頂有開元寺。是夜僧衆禮佛。其聲喧達。公命軍候悉擒械之來朝。笞背斥逐。召將吏而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數千爲亂。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髡。執兵號大髡小髡。據寺爲寨。果叶高公之言。

張九齡開元中爲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頻失利。送戮於京師。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法。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令。九齡與語久之。因奏戮之。以絕後患。元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殺害忠良。更加官爵。放歸本道。至德初元宗在成都。思九齡先覺。制贈司徒。遣使就韶州致祭。

李相夷簡未登第時。爲鄭縣丞。涇軍之亂。有使走驢東去甚急。夷簡入白刺史曰。京城有故。此使必非朝命。請執問。果朱泚使滔者。

德宗自復京闕。常恐生事。方鎭有兵。必姑息之。唯渾瑊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不疑我。

順宗風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上乃召學士鄭絪於小殿。草立太子詔。絪執筆不請。而書立嫡以長四字。跪呈順宗。然之。乃定。

賞譽

貞觀中蜀人李義府八歲號神童至京師太宗在上林苑便對有得烏者上賜義府義府登時進詩曰日裏揚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棲上笑曰朕以全樹借汝後相高宗

元宗燕諸學士於便殿顧謂李白曰朕與天后任人如何白曰天后任人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唯取肥大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採玉皆得其精粹上大笑

德宗每年徵四方學術直言極諫之士至考萃於闕下上親自考試絕請託之路是時文學相高當途者咸以推賢進善爲意上試制科于宣德殿或下等者卽以筆抹之至尾其稱旨者必吟誦嗟歎翊日遍示宰相學士曰此皆朕之門生公卿無不服上精鑒宏詞獨孤授吏部試放馴象賦上自考之稱其句曰化之式孚則必受平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於至仁上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時外方進馴象三十二上卽位悉令放荊山之南而授獻賦不傷于顧忌上賞其知去就

白居易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況況視姓名熟視曰米價方貴居亦不易及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嗟賞曰道得箇語居卽易也因爲之延譽聲名遂振

李賀以歌詩謁韓愈愈時爲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緩帶命迎之

廣平程子齊昔範未舉進士日著程子中蓍韓文公稱歎之及赴舉于主司曰程昔範不合在諸生之下當時不第人以爲屈庾尚書承宣知貢舉程始登第以試正字從事涇原軍李逢吉在相位見其書特薦

拜右拾遺。竟因逢吉湮厄而沒。其立身貞苦。能清談樂善。士多附之。與堂舅李信州虞相善。又交裴夷直。皆士林之望也。

元稹在鄂州。周復爲從事。稹嘗賦詩。命院中屬和。周簪笏見稹曰。某偶以大人往還高門。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稹曰。遽以實告。賢於能詩者。

劉侍郎三復。初爲金壇尉。李衞公鎭淛西。三復代草表云。山名北固。長懷戀闕之心。地接東溟。卻羨朝宗之路。衞公嘉歎。遂辟爲賓佐。時杭州有蕭協律悅。善書竹。家酷貧。白居易與郡嘗敍云。悅之竹舉世無倫。頗自祕重。有終歲求其一竿一枝不得者。又遺之歌曰。餘杭邑客多羇貧。其中甚者蕭與殷。天寒身上猶衣葛。日高甑中未掃塵。悅年老多病。有一女未適。他日病且亟。謂其女曰。吾聞長史劉從事。非有通家之舊。復無舉薦之力。歎自案此下原闕一字。疑爲賢侯幕府。必有足觀者。今知未婚。吾雖未識。當以書託汝。三復覽其書。數日未決。會夜夢有黃衣使。致藁一束於其門。翊日言於衞公。公曰。藁蕭也。此固定矣。三復遂成婚。

白敏中在郎署。未有知者。雖李衞公器之。多所延譽。然而無資用以奉僚友。衞公遺錢十萬。俾爲酒肴。會省閣諸公宴。已有日時。秋霖涉旬。日賀拔恭員外求官未得。將欲出京來別。恭與敏中同年。聞者告以方候朝官。繆以他適對。恭駐車留書。敍羇遊之困。敏中得書。歎曰。士窮達當有時。命苟以僥倖取容。未足發吾身。豈有美饌上邀。當路豪貴。而遺登第故人乎。令召恭先宴。既而朝客來。聞與恭宴。衆人咸去。他日見衞公。問來者誰。敏中具對。以留恭負于推引。衞公亦稱云。此事眞古人所爲。恭自後以詐事先拜。而敏

中以庫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未逾三年爲丞相。

大中末。諫官獻疏。請賜白居易謚。上曰。何不讀醉吟先生墓表。卒不賜謚。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便李商隱爲之。

宣宗舅鄭僕射光。鎮河中。封其妾爲夫人。不受表。曰白屋同愁。巳矢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上大喜。問左右曰。誰教阿舅作此好語。對曰。光多任一判官田詢者掌書記。上曰。表語尤佳。便好作翰林官。論者以爲不由進士。又塞士無引援。遂止。

光德劉相宗望舉進士。朔望謁鄭太師從讜閤者呈刺。裴侍郎瓚後至先入。從容乃召劉秀才。劉相告以主司在前。不敢升坐。隅拜于副堦上。鄭公降而揖焉。鄭公佇立。目送之。久方回。乃謂瓚曰。大好及第舉人。瓚唯唯。明年爲門生。

令狐滈弟澄。皆好文。自楚及澄。三世掌誥命。有稱科場中。以父爲丞相。未得進。滈出訪鄭侍郎。道遇大尹。投國學避之。遇廣文生吳畦。從容久之。畦袖卷呈滈。由是出入滈家。滈薦畦於鄭公。遂先滈一年及第。後至郡守。

懿宗嘗行經延資庫。見廣廈錢帛山積。問左右誰爲庫侍臣。對曰。宰相李德裕以天下每歲度支。備用之餘。盡實於此。自是以來。邊庭有急。支備無乏。上曰。今何在。曰頃坐吳湘貶崖州。上曰。有如此功。微罪豈合誅譴。由是劉鄴進表雪冤。遂許加贈。

劉仁表劉允章門生。初允章知舉。仁表與李都善。即訪之。而謂都曰。儀之某爲朝廷委任。何以見裨少塞

責乎。都欲薦其所知者。允章迎謂之曰。謂不言牛孔。安得歲歲須人。先是牛孔數家。憑勢力。每歲主司爲其所制。故允章亦云。適中都所欲言者。都曰。蘊中錯也。願其往之。案此句文義難明。疑有脫誤。以與允章雅熟。都納焉。卽孔紓也。復授允章以文一軸。發之且大半。曰此可以與否。允章佳賞。比及卷首。乃仁表也。允章鄙其輕薄。而辭之。都曰。公是遭罹者。奈何復聽讒言乎。于是皆許之。仁表後爲華州趙隲幕。嘗飲酒。隲命歐陽琳作錄事。酒不中者罰之。仁表酒不能滿飲。琳罰之。仁表曰。鄂渚尙書解取錄事。不解放門生。時允章鎭江夏。仁表皆自謂也。

畢相誠家素賤。李中丞者。有諸院兄弟與誠熟。誠至李氏子書室中。諸子賦詩。誠亦爲之。頃者李至。觀諸子詩。又見誠所作。稱其美。誠初亦避之。李問曰。此誰作也。諸子不敢隱。乃曰。某叔頃來。畢誠秀才作也。誠遂出見。既而李呼左右責曰。何令馬入池中踐浮萍。皆聚蘆荻斜倒。怒甚。左右莫敢對。誠曰。萍聚只因今日浪。荻斜都爲夜來風。李大悅。遂留爲客。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父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父問左右。此是劉僕射否。曰是。戴因急就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卻將牒來。至德突令授之。戴在職無異跡。當朝似不能言者。及薨。高宗嘆曰。自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時事有不是者。未嘗放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閱而流涕。朝廷始重之。

相國劉公贍。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爲漢南鄭司徒掌牋劄。因題商山驛側泉石。司徒奇之。勉以進修。俾之換麻衣。執贄見之禮。後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贍孤貧有藝。雖登科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饘

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飧。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几上。致仕劉賓客遊寺。見此文卷甚奇之。憐其貧窶。厚有濟卹。又知其連山人。朝無引援。謂僧曰。某雖閒廢。能爲此人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僚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入。蒲尹張筵四餞之。輕薄客呼相國爲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相國對曰。得路卽作宰相。此郎官大笑之。在席亦有異言者。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相次入翰林。以至拜相。

鄭愚尙書廣州人。雄才奧學。擢進士第。揚歷淸顯。聲稱烜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爲半臂。崔魏公鉉鎭荆南。鄭除廣南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鄭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于客次換麻衣。先贄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歎。至三四不覺曰。眞銷得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具軍儀。廷參不得已而受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備見之矣。其欽服形於辭色也。或曰。鄭公因醉眠。左右見一白豬。蓋杜征南蛇吐之類。

郭曖尙昇平公主。盛集文士。卽席賦詩。公主帷而觀之。李端中宴詩成云。薰香荀令偏憐少。傅粉何郎不解愁。衆稱妙絕。或謂夙搆。端曰。願試一吟。錢起云。請以起姓爲韻。復云。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曖出名馬金帛爲贈。是席端爲首。送王相鎭幽朔。韓翃爲首。送劉相巡江淮。錢起爲首。

獨孤郁權相子壻也。歷掌內外制。有美名。憲宗歎曰。我女壻不如德輿。

孔戣爲華州刺史。奏江淮進海味。道路擾人。幷其類十數條。後上不記其名。問裴晉公。亦不能對。久之方省。乃拜戣嶺南節度。有異政。南中士人死于流竄者。子女悉爲嫁娶之。

呂元膺爲鄂岳都團練使。夜登城。女墻已鑰。守者曰。軍法夜不可開。乃告言中丞自登。守者又曰。夜中不

辨是非。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歸。明日擢爲重職。

品藻

姚梁公與崔監司在中書。梁公有子喪。在假旬日。政事委積。處置皆不得。言于元宗。元宗曰。朕以天下事本付姚崇。以卿坐鎮雅俗。及梁公出。頃刻間決遣盡畢。時齊平陽爲舍人。在旁見之。梁公自以爲能。頗有得色。乃問平陽曰。余之爲相。比何等人。齊未及對。梁公曰。何如管晏。曰不可比管晏。管晏作法。雖不及後。猶及其身。相公前入相。所立法令。施未竟。悉更之。以此不及。梁公曰。然則竟如何。曰相公可謂救時之相也。梁公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時齊平陽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作相。凡質疑問難。皆此二人。因歎曰。欲知古事。問高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卽無敗政矣。

元宗西幸。駕及古界。靈武遞至。房琯新除丞相。元宗於馬上看除目。顧左右。謂裴士淹曰。亦不是滅賊手。士淹低語曰。請陛下勿復言。上色少愧。

元宗西幸。嘗鬱鬱不悅。多與裴士淹並馬語。語及平日之事。時亦解顏。上曰。李林甫之材不多得。士淹曰。誠如聖旨。近實無儻。上曰。但以妬賢嫉能。以此至敗。士淹曰。陛下既知。何故久任之。豈唯身敗。兼亦誤國計。今日之事。林甫所啓也。上愀然不樂。

喬彝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彝日午叩門。試官令引入。則已醺醉。視題。曰幽蘭賦。不肯作。曰兩人相對作得。此題速改之。乃改爲渥洼馬賦。奮筆斯須而就。其辭甚工。便欲首送京兆尹。曰喬彝崢嶸甚。以解副薦之。

尚書白舍人初到錢塘。令訪牡丹。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得此花。始栽植于庭。欄圍甚密。他亦未知有也。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覆其上。牡丹自東越分而種之也。會稽徐凝自宮春來。未識白公。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誰種。慙愧僧門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唯有數苞紅萼在。含芳只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歸。時張祜榜舟而至。甚若疎誕。然張徐二生。未之習稔。各希首薦焉。中舍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鬬鼠穴。較勝負于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賦。餘霞散成綺詩。既解送。以凝爲先。祜其次耳。張祜詩。有地勢連尊岳。河流側讓關。多士以陳後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比徒有前名矣。祜題金山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蓁毋潛云。塔影挂青漢。鐘聲和白雲。此二句未爲佳也。祜又有觀獵四句。及宮詞。白公曰。張三作獵詩。以擬王右丞。予則未敢優劣也。王維詩曰。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回看落鴈處。千里暮雲平。張祜詩曰。晚出禁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臨風。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白公又以宮詞四句之中皆偶對。何足奇乎。不如徐生云。今古常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徐凝曰。譙周室裏。定游夏於邱虔。馬守帷中。分易禮于盧鄭。如我明公薦拔。豈惟偏黨乎。張祜亦曰。虞韶九奏。非瑞馬之至音。荆玉三投。佇良工之必鑒。且洪鐘韶擊。瓦缶雷鳴。榮辱糺繩。復何定分。祜遂行歌而邁。凝亦鼓枻而歸。自是二生終身偃仰。不隨鄉試矣。先是李補闕林宗。杜殿中牧。與白公輦下較文。具言元白體舛雜。而爲清苦者見嗤。因茲有恨也。白爲河南尹。李爲河陽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馬。令則肩輿。似乖趨事之禮。嘗謂樂天爲囁嚅公。聞者皆笑。樂天之名稍減。白曰。李直木（原註）

林宗字也。吾之猘子也。其鋒不可當。後杜舍人之守秋浦。與張生爲詩文交。酷愛祜宮詞。亦知錢塘之歲。自有是非之論。懷不平之色。爲詩二首以高之。曰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云。如何故國三千里。盧唱歌辭滿六宮。

昇平裴相兄弟三人。俱有盛名。世謂俠不如休。休好釋事。善隸書。所在寺額。皆書之。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主選。見梁公房元齡蔡公杜如晦。愕然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內廳食。甚恭。曰二賢當爲王霸佐命。位極人臣。然杜年壽稍減于房耳。願以子孫相託。貞觀初。杜薨于左僕射。房位至司徒。秉政二十餘年。

太宗稱虞監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已。而兼是五善。

貞元中楊氏穆氏兄弟。人物才名不相遠。或云。楊氏兄弟。賓客皆同。穆氏兄弟。賓客皆異。以此爲優劣。穆氏兄弟四人。贊賞質員。時人謂贊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文。爲酥。員爲醍醐。言粹而少用。賞爲乳腐。言最爲凡固也。

德宗晚年絕嗜欲。尤工詩。臣下莫及。每御製。奉和而退。笑曰。排公在。案此句文義未明。疑有脫誤。

杜太保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上謂使者曰。此惡詩。焉用進。時人呼爲准敕惡詩。

盧肇黃頗同遊李衞公門下。王起再知貢舉。訪二人之能。或曰。盧有文學。黃能詩。起遂以盧爲狀頭。黃第三人。

規箴

太宗常幸洛陽。頗見可欲。多治隋氏舊宮。或縱畋遊。魏徵驟諫。上忻然罷。曰非公無此語。

肅宗五月五日。抱小公主。顧山人李唐曰。念之勿怪。唐曰。太上皇亦應思陛下。肅宗泣涕。是時張氏已用。事不由已矣。

陽城爲諫議大夫。德宗欲用裴延齡爲相。城曰。白麻若出。我必裂之而死。德宗以爲難。竟不相延齡。

國子監諸生猥雜。陽城爲司業。以道德訓諭。有違親三年者。勉歸覲。自天寶九年置廣文館。元和中堂宇虛構。材木堆積。主者或盜用之。案此條語義未完。疑有脫文。

憲宗因英睿。初即位。得杜邠公贊導。及其成功。多邠公力也。每大朝會。監察御史押班不足。則使下御史。因朝奏者攝之。諫院以章疏之故。憂患略同。臺中則務苛禮。省中多事。旨趣不一。故言遺補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輕。

于司空因韋太尉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綴皆伏。而一人舞於中央。慕容韋緩笑曰。何用窮兵獨舞。雖笑談詼諧。亦有爲也。頓又令女妓爲佾舞。壯妙號孫武順聖樂。

夙慧

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孫也。儀之得罪。婦鄭氏。塡宮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之秤量天下文士。鄭氏蓋其男也。及生昭容。視之云。秤量天下。豈是汝耶。口中噫噫。如應曰是。

元宗善八分書。將命相。皆先以御札書其名於案上。會太子入侍。上以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庸知其誰。即射中。賜若巵酒。肅宗拜而稱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因舉甌以示。乃賜巵酒。是時

琳與從愿皆有宰相望。上倚爲相者數矣。竟以宗族蕃盛。附託者衆。不能用之。

蘇瓌初未知頲。常處頲於馬廐中。與庸僕雜行。一日有客詣瓌。候於客次。頲擁篲庭廡間。遺落一文字。客取而視之。乃詠崑崙奴子詩云。指如十挺墨。耳似兩張匙。客異之。良久瓌出。客淹留言詠。以其詩問瓌。何人。豈非足下宗庶之孽也。案此下原闕六字。之謂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稍稍親之。有人獻兎。懸於廊廡之下。乃召頲詠之。曰兎子死闌單。將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無異月中看。瓌讀詩異之。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元宗平內難。旦夕制誥。絡繹無非頲之所出。時稱小許公云。

開元初。上留心理道。革去弊訛。不六七年間。天下大理。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爲郡縣。置開遠門。亘地萬餘里。入河湟之賦稅滿右藏。東納河北諸道租庸充滿左藏。財寶山積不可勝計。四方豐稔。百姓樂業。戶計一千餘萬。米每斗三錢。丁壯之夫。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不齎糧。奇瑞疊委。重譯麕至。人物欣然。咸思登岱告成。上猶惕厲不已。搗讓數四。是時彭城劉晏年八歲。獻東封書。上覽而奇之。命宰相出題。就中書試。張說源乾曜咸相感慰薦。上以晏問生秀妙。引于內殿。縱六宮觀看。楊妃坐於膝上。親爲畫眉總髻。宮人投花擲果者甚多。拜爲祕書正字。張說問曰。居官以來。正字幾何。晏抗顏對曰。他字皆正。獨朋字未正。說聞而異之。

燕文正公弟某女婦盧氏。嘗爲其家公求官。候公下朝而問焉。公不語。但指搘牀龜而示之。女拜而歸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開元中有李幼奇者。以藝干柳芳。念百韻詩。芳便暗記。題之於壁。謂幼奇曰。此吾之詩也。幼奇大驚。徐曰

相戲耳。此君所念詩也。因謂幼奇更念他新著文章。一遍皆能記。

開元初。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經擢第。數年遍通五經。上書自舉云。一遍誦千言。敕赴中書考試。張燕公問曰。學士能一遍誦千言。十遍誦萬言乎。對曰。未曾自試。燕公遂出書。非人間所見也。謂之曰。可十遍誦之。敬忠危坐而讀。每遍書地記。讀七遍。起曰。此已誦得。燕公曰。可滿十遍。敬忠曰。若十遍。即是十遍誦得。今七遍已得。何要滿十遍。燕公執本觀覽。不暇。而敬忠誦畢。不差一字。見者莫不嗟嘆。即日聞奏。命引對。賜綵衣一副。兼賚物。拜東宮衛佐。仍直集賢院。侍講毛詩。百餘日中三改。爲同輩所嫉。中毒而卒。

天寶中。漢州雒縣尉張陟應一藝。自舉日試萬言。中書考試。陟令善書者二十人。各執筆。操紙就席。環庭而坐。俱占題目。身自巡廊。依題口授。言訖即過。周而復始。至午後。詩成七千餘字。仍請滿萬。宰相云。七千可謂多矣。何必須萬。具以狀聞。敕賜縑帛。拜太公廟丞。直廣文館。時號張萬言。

韋皐鎮西川。進奉聖樂曲。兼樂工舞人曲譜到京。於留邸按閱。教坊人潛窺。得先進之。

李衞公幼時。憲宗賞之。坐於前。吉甫每以敏捷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爲宰相。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其言不當。所以不應。

宣宗強記。默識。宮中廁役之賤。及備灑掃者數十百輩。一見輒記其姓字。或將有所指念。必曰。召某人令措某事。無一差誤者。宦官宮婢以爲神。簿書刑獄卒吏姓名。紛雜交至。經覽多所記憶。

崔大夫涓璵之子。禮部侍郎澹之兄。俊爽強記。初守杭州。視事數日。召都押衙謂曰。乍到郡。未能記諸走

使。當直將卒凡幾人。對曰。直者三百。乃令紙一幅。大書其姓名。貼于胸。每人閱過。自此一閱。至三考未嘗誤。喚一人者。杭州端午競渡。於錢塘弄潮。先數日。於湖濱列舟舸。結綵爲亭檻。東西袤高數丈。其夕北風飄泊南岸。涓至湖上。大將懼乏事。涓問競舟凡有幾。令齊往南岸。每一綵舫。繫以三五小舟。號令齊力鼓棹而引之。倏忽皆至湖州飲餞。客有獻木瓜所未嘗有也。傳以示客。有中使卽袖歸曰。禁中未曾有。宜進於上。頃之解舟而去。郡守懼得罪不樂。欲撤飲。官妓作酒監者。立白守曰。請郎中盡飲。某度木瓜經宿必委中流也。守從之。會送中使者還云。果潰爛棄之矣。郡守異其言。召問之。曰使者旣請進。必函貯以行。初因遞觀。則以手招之。此物芳脆易損。必不能入獻。守命有司加給。取香錦而賚之。

華陰楊牢。幼孤。六歲入雜學。歸誤入人家。乃父友也。二丈人彈棊次。見楊氏子。戲曰。爾能爲丈人詠此局否。楊登時叉手詠曰。魁形下方天頂凸。二十四寸窗中月。父友驚撫其首。遺以梨栗。曰爾後必有文。年十八。一上中進士第。有詩集六十卷。性狷急。累居幕府。主人同列多不容。同列有周護之者。與詩云。蝦蟇欲喫月。保護常教圓。又云。心明外不察。月向懷中圓。又云。羅幃苦不卷。誰道中無人。其辭多怨恚。其妻亦有志行。在青州幕。奉使出。得疾。不診脉。服藥而殞。

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乃以餅拭手。帝屢目之。士及佯爲不悟。更徐拭而後啗之。

太宗令虞監寫列女傳。以裴屏風未及閱卷。乃闇書之。一字無失。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李司空勣。于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松樹。李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復能矯對

耶。嘉隱曰。何須矯對。但取其鬼木耳。李嘆曰。此小兒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應聲曰。胡頭尙作宰相。獠面何廢聰明。李狀胡也。

崔相愼由豪爽。廉察浙西。有瓦官寺持法華經僧爲門徒。或有術士言相國面上氣色有貴子。問其姙娠之所在。夫人洎媵妾間。皆無所見。相國徐思之。乃召曾侍更衣官妓而示術士。曰果在此也。及載誕日。腋下有文。相次分明。卽瓦官僧名。因命小字緇郎。年七歲。尙不食肉。一日有僧請見。乃掌其頰。謂曰。旣愛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葷血。卽相國垂休也。

小子謀餐而已。案此上有脫文。此人豈享富貴者乎。幽求聞之。拂衣而出。盧令遽下堦。捉幽求衣。伸謝之。幽求竟去。盧回謂諸郎官曰。輕笑劉生。禍從此始。盧令竟爲宗紀所排。左遷金州司馬。六月。中宗晏駕。十五日酺酒間。裴漼臥於私第。幽求忽來詣漼。直入臥內。戴攖耳帽子。著白襴衫。底著短緋白衫。執漼手曰。裴三死生一決。言訖而去。漼大驚。不測其故。謂其妻曰。僕竟坐與案此下有脫文。非笑此子。恐禍在須臾。明日。（原註）時去清明九十九日。中宗小祥。百官率慰少帝。是日月華門至辰巳後方開。傳聲曰。斬決使劉相公出。衣黃金甲。佩囊鞬。統萬騎。兵士白刃耀日。自宗紀及前時輕笑者。咸受戮於朝。又喚兵部員外郎裴漼。漼股慄而前。幽求曰。相識否。漼答曰。不識。劉曰。幽求與公俱以本官一例赴中書。上任。其夜凡制誥百餘首。皆幽求作也。自爲拜相白麻云。前朝邑尉劉幽求。忠貞貫日。義勇橫秋。首建雄謀。果成大業。可中書舍人。參知機務。賜甲第一區。金銀器皿十牀。細婢十人。馬百匹。錦綵千段。仍給鐵券。特恕十死。翌日。命金州司馬盧齊卿。京兆少尹知府事。載柳冲常侍所著姓系劉氏卷。

唐語林卷四

豪爽

元宗爲潞州別駕。入覲京師。尤自卑損。暮春。豪家子數輩。遊昆明池。方飲次。上戎服臂鷹。疾驅至前。諸人不悅。忽一少年持酒船唱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自言。酒至上大聲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臨淄王李某。諸少年驚走。不敢復視。上乃連飲三銀船。盡一巨餡。乘馬而去。

元宗幸太山回。車次上黨。路逢父老。負擔壺漿。遠迎。上親加存問。受其所獻。賜賚有差。父老舊識者。上悉賜酒。與之話舊。所過村鄉。必令詢問。或有喪疾。俱令弔卹。百姓欣然。乞願駐蹕。及車駕過金橋。（原註）橋在潞州。御路縈轉。上見數十里旌旗嚴潔。羽衞整肅。謂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旗千里。挾（案此下原闕一字）上黨。止于太原。眞才子也。左右皆稱萬歲。遂詔吳道元韋無忝陳閎等。令寫金橋圖。其聖容及上所乘馬照夜白。陳閎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器仗幃幕。吳道元主之。犬馬驢騾牛羊駱駝熊猿猪雞之類。韋無忝主之。其圖謂之三絕。

上爲皇孫時。風神秀異。英姿雋邁。于朝堂叱武攸暨曰。我國家朝堂。汝安得恣蜂蠆而狼顧耶。則天聞之。曰此兒氣概。終當是吾家太平天子。

元宗在藩邸時。每歲畋于城南韋杜之間。嘗因逐兎。意樂忘反。與其徒十餘人。饑倦休息于大樹下。忽有一書生。殺驢拔蒜。爲具甚備。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姓名。王琚也。自此每遊必過其舍。或語多

合上意。乃益親之。及韋氏專制。上憂甚。密言之。琚曰。亂則殺之。又何慮焉。上遂納其謀。平國內難。累拜琚爲中書侍郎預配享。

元宗洞曉音律。絲管皆造其妙。制作諸曲。隨意卽成。如不加意。尤愛羯鼓橫笛。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爲比。嘗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始晴。景氣明麗。殿庭柳杏將拆。上曰。對此景物。豈得不爲他判斷乎。左右相目。將令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原註）上自製也。神氣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曰。不喚我作天公可乎。嬪嬙侍臣。皆稱萬歲。又嘗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迴徹。纖埃不起。卽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墜下。其神妙如此。

元宗起涼殿。拾遺陳知節。上疏極諫。上令力士召對。時暑毒方甚。上在涼殿。坐後水激扇車。風獵衣襟。知節至。賜坐石榻。陰霧沈吟。仰不見日。四隅積水。成簾飛灑。座內含凍。復賜冰屑麻節飲。陳體生寒慄。腹中雷鳴。再三請起方許。上猶拭汗不已。陳纔及門。遺洩狼籍。逾日復故。謂曰。卿論事宜審。勿以已方萬乘也。

元宗性俊邁。不好琴。會聽琴正弄未畢。叱琴者曰。待詔出。謂內官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

元宗封太山。進次滎陽。旃然河見巨黑龍。命弧矢而親射之。矢發龍滅。自是旃然伏流。于今百餘年矣。按旃然卽濟水。溢而爲滎。遂名旃然。左傳楚涉潁次于旃然。卽其地。

武后朝。嚴安之挺之昆弟也。安之爲長安兵曹。權過京兆。至今爲寮者。賴安之之術焉。挺之則登臺臺省。亦有時名。挺之薄妻而愛其子。嚴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元英。（原註）妾也。未嘗慰省我母。何至于斯。母曰。吾與汝子母也。以汝尙幼。未知之也。汝父薄行。嫌吾寢陋。枕席數宵。遂卽懷汝。自後相棄。爲汝

父雖婦焉。其母慳咽。武亦憤惋。候父出。元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及挺之歸驚愕。視之已斃矣。左右曰。小郎君戲運鎚而致之。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眞嚴挺之子。武年二十三。爲給事黃門。明年擁旄西蜀。累于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拾遺乘醉而言曰。不謂嚴挺之乃有此兒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挺捋虎鬚耶。合坐皆笑。以彌縫之。武曰。與公等飲饌。所以謀歡。何至于祖考耶。房太尉琯。微亦有所忤。憂怖成疾。武母恐害損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母則可謂賢也。然二公幾不免于虎口矣。李太白作蜀道難。乃爲房杜危之也。其略曰。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杜初自作閬中行。豺狼當路。無地遊從。或謂章仇大夫兼瓊爲陳子昂拾遺雪獄。高侍御適與王江寧昌齡申寃。當時同爲義士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聞之。皆疑嚴武有劉焉之志。其屬刺史章彝。因小瑕。武怒。遽命杖殺之。後爲彝之外家報怨。嚴氏之後遂微焉。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一日忽致書于襄陽于司空頔。其言懇切。而傲睨自若。似無郡僚之禮。書曰。閣下爲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頹。眞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鑒也。太穆幼孤。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郡俸薄。尙爲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息雷霆之威。垂時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卽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

有匡廬符山人。遣童子賫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漢上。蘊有文藝。而家貧。與姑婢通。其婢端麗解音律。漢南之最也。姑貧鬻婢于連帥。愛之以類無雙。（原註）無雙即薛太保愛妾。至今圖畫觀之。給錢四十萬。郊思之不已。即強就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節。來從事家。還值郊立于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寫郊詩于公座。公覩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及見郊。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君製也。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于幃幄奩匣。悉爲贈飾之物。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公遽命召焉。戎不敢違。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詩。其辭曰。寶鈿青蛾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慇懃好取襄王夢。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之所稱。豈可奪人愛姬。爲己之嬉娛。以此觀之。誠可竄身于無人之地。遂以繒帛贐行。爲書謝零陵守。

李尚書翺。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殷堯藩侍御。當筵而贈詩曰。故蘇太守青蛾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坐繡衣皆不識。可憐粉臉淚雙垂。李公詰其事。乃故姑蘇臺韋中丞愛姬之女也。李公曰。吾與韋族其姻舊矣。速命更舞衣。即延入與韓夫人（原註）吏部之姪。相見。顧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于賓榻中選士嫁之。舒元輿侍郎聞之。贈李公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帷。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李尚書初守廬江。有重繫者。當大辟。引慮之時。啓曰。昔于羣小。專習一藝。願于貴人之前試之。乃曰長嘯也。公命緩繫而聽之。曰不謂蘇門之風。出于赭衣之下。遂蠲其罪。後鎮山南。夜聞長笛

之音。而瀏亮不絕。問是何人吹也。具云府獄重囚。令明日引來。官吏遞相尤怨。夜使囚徒爲樂。罪累必深。及至。公曰。汝之吹竹。已得其能。少不事農桑可爲伶人耳。卒歲而憐愍之。便令奔去。

李相紳督大梁日。聞鎮海軍進健卒四人。一曰富倉龍。二曰沈萬石。三曰馮五千。四曰錢子濤。悉能拔橛角觝之戲。翌日于毬場內犒勞。以老牛筋皮爲炙。狀瘤魁之臠。（原註）魁酒鐺也。盛一斗二升。多以檜槐瘤爲之。或銅鑄也。坐于地茵。大枰令食之。萬石等三人視炙堅麤。莫敢就食。獨五千瞑目張口。兩手捧炙。如虎啖肉。丞相曰。眞壯士也。可以撲殺西胡醜夷。又令試觝戲。倉龍等亦不利。獨五千勝之。十萬之衆。爲之披靡。于是獨留五千。倉龍等退還本道。語曰。壯兒過大梁。如上龍門也。城北門常扃鐍不開。開必有事。公命開之。驟子營騷動。軍府乃悉誅之。自此遂安也。李公既治淮南。決吳湘之獄。而持法清峻。犯之者無宥。有嚴張之風也。狡吏奸豪。潛形匿迹。然出于獨見。寮佐莫敢諫之。李元將評事及弟仲將。嘗僑寓江都。李公羇旅之年。每止于元將之館。而叔呼之。榮達之後。元將稱弟稱姪。皆不悅也。及爲孫子。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者。居鄭圃。與丞相同年之舊。特遠來謁。纔到客舍。不意家僕與市人有競詰。其所以。僕曰。宣州館驛崔巡官。下其僕與市人。皆抵極法。令捕崔至。曰。昔嘗識君。到此何不相見也。崔生叩頭謝曰。適憩旅舍。日已遲晚。相公尊重。非時不敢具陳。卑禮。伏希哀憐。獲歸鄉里。遂縻留服罪。笞股二十。送過秣陵。時人相謂曰。李公宗叔黐爲孫子。故人忽作流囚。邑人懼禍。渡江過淮者。衆主吏啓曰。戶口逃亡不少。丞相曰。汝不見淘麥乎。秀者在下。糠粃隨流。隨流者不必報來。自此一言。竟無踰境者。又有少年勢似疎簡。自云辛氏郎君。來謁丞相。於晤對之間。未甚周至。先是白居易寄元相詩曰。悶勸迂辛酒。閒吟短李詩。且曰。辛

大邱度性迂嗜酒。李二十紳短而能詩。辛氏郎君。卽邱度之子也。因謂李公曰。小子每憶白二十二丈詩曰。悶勸疇昔酒。閒吟廿丈詩。李曰。辛大有此狂兒。吾敢不存舊乎。凡諸宦族。快辛子之能忤丞相之受侮。有一曹官到任。儀質頗似社公。李公見而惡之。書其狀曰。著靑把笏也。請料錢覩此形骸。足可駭歎。左右皆竊笑焉。又有宿將有過。請罰。且云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軍門。一百也決。竟不免其刑。凡所書判。或是卒然。故趨事者皆驚神破膽矣。初李公赴薦。嘗以古風求呂光化。溫謂齊員外煦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爲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中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先是元相廉察江東之日。修龜山寺魚池。以爲放生之所。戒其僧曰。勸汝諸僧好自持。不須垂釣引靑絲。雲山莫厭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李公到鎭。遊于野寺。觀元公詩。笑曰。僧有漁罟之事。必投于鏡湖。後有犯者。遂不恕。復爲二絕以示之云。剃髮多緣是代耕。好聞人死惡人生。祇園說法無高下。爾輩何勞尙世情。汲水添池活白蓮。十千鬢鬣盡生天。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江魚入九泉。忽有老僧謁。願以因果喩之。丞相問阿師從何處來。答曰。貧道從來處來。遂決二十。曰任從去處去。至如浮薄賓客。莫敢候問。三教所來。俱有區別。海內服其才俊。

李衞公佐武宗平上黨。破回鶻。自矜其功。于平泉莊置構思亭。伐叛亭。以自旌。

李丞相回少嘗遊覃懷。王氏別墅。王氏先世仕宦。子孫以力自業。待之甚厚。回深德之。及貴。王氏子賫其家牒求謁。不得。迺于金吾鼓舍伺丞相出。拜于道左。久之方省。曰。故人也。遂廩餼之。逾旬。以前銜除大理評事。取告身而授。舊制。大理寺官初上。召寺僚或在朝五品以上清資保識。王氏本耕田宗。無故舊。復邀

回言之。回問有狀乎。對曰無。又曰。有紙乎。曰無。袖中何物。曰告身。卽取告身署曰。中書侍郎兼禮部尙書平章事李回識。仍謂諸曹長曰。此亦五品以上淸資也。

宣宗幸苑中。回顧仗外舍屋際。有倚竹一竿。可見者止尺餘。去御馬百步外。遂命弓橫綜。上挾矢曰。朕以法制威天下。而党羌窮寇敢來干我。連年兵不解。我今射此竹。卜其濟否。左右聳觀。上攘袖挽弓。一發洞其竹。分而爲二。矢貫于外。左右呼萬歲。賀于馬前。未逾月。羌果滅。

裴相爲宣州觀察。朝謝後閒行曲江。荷花盛發。與省閣諸公同遊。自慈恩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水次。裴與諸人憩于旁。中有黃衣飲酒軒昂。笑語輕脫。裴稍不平。問曰。君所任何官。對曰。諸卽不敢。新授宣州廣德縣令。復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曰諸卽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于是奔走而去。一席皆歡。聞者大笑。左右訪于吏部。云有廣德縣令。已請換羅江令矣。宣宗在藩邸聞之。常與諸王爲笑樂。及卽位。裴爲丞相。因書麻制回。謂左右曰。諸卽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長孫趙公朝宴。酒酣樂闋。顧羣公曰。無忌不才。幸遇休明之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公視無忌。何如越公。(原註)楊素有大功封越公。或對曰。不如。或曰過之。公曰。吾自揣誠不羨越公。越公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

李太師光顏女未聘。從事許當及幕僚。因從容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冀其選揀。謝曰。李光顏一健兒也。遭遇多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已選得一壻也。諸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卽某女之壻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足矣。

渾太師瑊年十一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邱戲問將乳母來否其年立跳盪功後二年收石堡城收龍駒鳥皆有奇數

馬司徒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問其地名曰埋懷村大喜曰擒賊必矣

容止

開元中燕公張說當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處元宗嫌其異己賜內樣巾子長脚羅幞頭燕公服之入謝元宗大喜

元宗早朝百官趨班上見張九齡風儀秀整有異于衆謂左右曰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裴僕射遵慶二十入仕裹折上巾子未嘗隨俗樣凡代之移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時尚幼少所裹者今巾子有僕射樣

韓晉公久鎮浙西所取賓佐隨其所長無不得人嘗有故舊子弟投之與語更無他能召之讌而觀之畢席端坐不旁視不與比坐交言後數日署以隨軍令監庫門使人視之每早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

李相國程爲翰林學士以階前日影爲入候公性懶每入必逾八磚後號爲八磚學士

鄭珣瑜爲河南尹送迎中使皆有常處人吏窺之馬足差跌不出三五步議者以珣瑜爲河南尹可繼張延賞而重厚堅正前後莫有及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盧鈞年八十自樂縣南步而及殿墀稱賀上前舉止中禮

士大夫歎之。十二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太子少師柳公權亦年八十。復爲百官班首。自樂縣南步至殿下。力已委頓。及上尊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權誤曰。光武和孝。御史彈之。罰一季俸。世譏公權不能退身自止。

薛調季瓚同年進士。調美姿貌。人號爲生菩薩。瓚俊爽。人號爲劍。調寬恕而瓚猜忌。論者以時人所稱。協其性也。劉元章罷江夏入朝。以風標自任。一日調謁之。倒屣出迎。愛其風韻。去而復留者數四。既去。而左右曰。若不見其案此下有闕文也。調爲翰林學士。郭妃悅其貌。謂懿宗曰。駙馬盍若薛調乎。頃之暴卒。時以爲中鴆。卒年四十三。常覽鏡曰。薛調豈止四十三乎。豈嘗有言其壽者耶。

杜相審權鎮浙西。性厚。左右僮僕希見其語。在翰林最久。習于慎密。在鎮三歲。自初視事。坐于東廳。至其罷去。未嘗易處。雖大臣經過。亦不踰中門。視事之暇。日未夕。非有故不還私室。端默斂衽。常若對賓旅。夏日中欲寢息。則顧軍將令下簾。或四顧無人。卽自起去簾鈎。以手捧軸。徐下簾至地。方拱退。進止雍容如晝。時杜悰先達。人謂之老杜相。審權爲小杜相。

魏僕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處。人或記之。不差尺寸。

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爲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于孔目吏邊咸。日以妓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羨。雖衞玠潘岳。不足爲比。善巾裹。蜀人見必效之。後乃翦紗巾之角以異于衆也。閭巷有袵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比至鬻豚之肆。見僧豕者。謂屠主曰。此豕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以官妓行雲等十人侍宴。移鎮渚宮日。于合江亭離筵。贈行雲等感恩多詞。有離魂何處斷。烟

雨江南岸。至今播于倡樓也。

自新

江淮客劉圓。嘗謁江州刺史崔沆。稱前拾遺。沆引坐。勸曰。諫官不可自稱。司直評事可矣。須臾他客至。圓稱曰。大理司直劉圓。沆甚賞之。

李鈷鉧從父弟也。爲宋州刺史。聞鉧反狀。慟哭。悉驅妻子奴婢。無老幼。量頭爲枷。自拘于觀察使。朝廷憫之。薄貶。

天寶已前多刺客報恩。李汧公勉爲開封府。鞫囚有意氣者。咸哀勉求生。縱而逸之。後數歲。勉罷官。客行河北。偶見故囚。厚迎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以縑千匹可乎。曰未也。二千匹可乎。亦曰未也。妻曰。大恩難報。不如殺之。故囚心動。其僮哀勉密告。勉被衣乘馬而遁。夜半。百餘里至津店。津店老人曰。此多猛獸。何故夜行。勉因言其故。未畢。梁上有人瞥下曰。幾誤殺死長者。乃去。未明。攜故囚夫妻二首而至示勉。

田神功自平盧兵使授淄青節度。舊官皆偏裨時部曲。神功平受其拜。及此前使判官劉位已下數人。並留在院。神功待之亦無降禮。後因圍宋州。見李光弼與敕使打毬。聞判官張僚至。光弼答拜。神功大驚。歸幕。呼劉位問之曰。太尉今日見張郎中來。與之答拜。是何禮也。位曰。判官幕客使主無受拜之禮。神功曰。公何不早說。遂令屈諸判官謝之曰。神功武將。起自行伍。不知朝廷禮數。誤受判官等拜。又不言。成神功之過。今還諸公拜。遂一一拜之。

包諠江浙人下第遊漢南。與劉太眞相會辯難。劉辭屈。責其不敬。諠擲盃中其額。後太眞爲禮部侍郎。諠應舉。太眞覽其文卷于包侍郎佶之家。初甚驚歎。及視其名。迺包諠也。遂默然。至出牓。宰相欲有去留。面問太眞。換一名。太眞不能對。忽記諠之姓名。遽言之。遂中第。

魏僕射本名眞。宰武后朝被誣構下獄。有司將出之。小吏聞之以告魏。魏喜曰。汝名何。曰元忠。遂改從元忠焉。

企羨

進士張倬。濮陽王秉之曾孫也。時初落第。兩手捧登科記。頂之。曰。此千佛名經也。其企羨如此。

盧杞令李揆入蕃。揆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死于道路。不達君命。上惻然欲免之。謂杞曰。李揆暮老。無使。杞曰。和戎之使。且須諳練。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于揆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既至蕃。長曰。聞唐家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箇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謾之也。揆門弟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揆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罷淮海。也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瘁。看卽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苗給事子纘應舉。次。而給事以中風語澀。而心中至切。臨試。又疾亟。纘乃爲狀請許入試。否。給事猶能把筆。淡墨爲書曰。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其年纘及第。

開元以後。不以姓名而可稱者。燕公許公魯公。不以名而可稱者。宋開府。陸兗州。王右丞。房太尉。郭令公。崔太尉。楊司徒。劉忠州。楊崖州。段太尉。位卑而名著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獨

孤常州崔比部張水部梁補闕韋蘇州二人連呼者岐辟燕許（原註）大手筆李杜姚宋（原註）亦曰蘇宋蕭李（原註）文章元和後不以名可稱者李太尉韋中令裴晉公白太傅賈僕射路侍中杜紫微位卑名著者賈長江趙渭南二人連呼者元白又有羅鉗吉網（原註）酷吏員推韋狀（原註）能吏又有四夔四凶

于良史爲張徐州建封從事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白髮衣猶碧日暮倚朱門從未汚袍赤公聞之爲奏章服焉

韓僕射皐爲京兆尹韋相貫之爲畿甸尉及貫之入爲相皐爲吏部尚書每至中書韋常異禮以中故吏之敬皐家自黃門以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授于僕人之手歸則別置于臥內一榻以示敬慎

趙昭公以舊相爲吏部侍郎考前進士杜元穎宏詞登科及鎮荊南又奏爲從事杜公入相昭公復掌選至杜出鎮西川奏宋相申錫爲從事數年杜以南蠻入寇貶刺循州遂卒宋以宰相被誣謫佐開州後數年昭公始卒公凡八任銓衡三領節鎮皆帶府號爲尚書惟不歷工部其兵部太常皆再任年八十七薨其間未嘗遇重疾儉素案儉素趙璘因話錄作異數壽考爲朝中之首

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嘗知貢舉三年門下所出諸生相繼爲公相號得人之盛

趙郡李氏元和初三祖之後同時一人爲相潘南祖吉甫西祖絳東祖而皆第三至大和開成間又各一人前後在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藩再絳弟皆第九珏亦絳之近從

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于姑臧公。而人謂尚書爲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而尚書尚兼門地焉。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塊笑。今日局席兩箇座頭。總是李益。

李太師逢吉知貢舉。牓未放而入相。禮部尚書王播代放牓。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脚迹門生。前世未有。

陽城爲朝士。家苦貧。常以布衾木枕質錢數萬。人爭取之。

李愿司空兄弟九人。四有土地。愿爲夏州徐泗鳳翔宣武河中五節度。憲爲江西觀察嶺南節度。愬爲唐鄧襄陽徐泗鳳翔澤潞魏博六節度。聽爲夏州靈武河東鄭滑魏博邠寧七節度。門登壇受鉞無比焉。

胡尚書証。河中人。傅昭公鎮河中。尚書姪節赴振武。備桑梓禮。人謁持刺。稱百姓。獻昭公詩云。詩書入京國。旌旆過鄉閭。州里榮之。進士趙櫓著鄉籍一篇。誇河東人物之盛。皆實錄也。同鄉中趙氏軒冕文儒最著。曾祖祖父世掌綸誥。櫓昆弟五人。進士及第。皆歷臺省。盧少傅宏宣。盧尚書簡辭。宏正簡求。皆其姑子也。時稱趙家出外家。敬氏先世亦出自河中。人物名望。皆謂至盛。櫓著鄉籍載之。

楊僕射於陵。在考功時。舉李師稷及第。至其子相國嗣復知舉。門生集候僕射。而李公在座。時人謂之楊家上下門生。世有姑之壻與姪之壻。謂之上下同門。蓋以此況也。

李相石。庾尚書承宣門生。不數年。李佐魏博軍。因奏事特賜紫。而庾尚衣緋。人謂李侍御將紫底緋上座主。

李相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雅俊茂。唐冲薛庠袁都。時謂之玉笋。

柳公權與族孫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大柳舍人。小柳舍人。自祖父郎中芳已來。奕世文學居清列。久在名場。淹屈。及擢第。首冠諸生。當年宏詞登高科。十餘年便掌綸誥。侍翰苑。性喜汲引。後進多出其門。以誠明待物。不妄然諾。士益附之。開成三年。書判考官。刑部員外郎紇干公。崔相羣門生也。紇干及第時。于崔相新昌宅小廳中集見座主及爲考官之前。假居崔相故第。亦于此廳見門生焉。是年科目八人。敕頭孫河南穀先于鴈門公爲丞。紇干封鴈門公。

文宗自大和乙卯歲後。常戚戚不樂。事稍間。則必有歎息之音。會幸三殿東亭。見橫御架巨軸。上指謂畫工程修已曰。此開元東封圖也。命內臣懸于東廡下。上舉玉如意指張說輩。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則可見開元之理。

文宗爲莊恪太子選妃。朝臣家子女。悉令進名。中外爲之不安。上知之。謂宰臣曰。朕欲爲太子求汝鄭間衣冠子女爲新婦。扶出來田舍鬻鬻地如間。朝臣皆不願與朕作親情。何也。朕是數百年衣冠。無何神堯打朕家事。羅訶去。案此句文義難解。疑有脫誤。或是當時俚語。遂罷其選。

馮河南宿之三子。陶寬。闗兄弟。連年進士及第。連年登宏詞科。一時之盛無比。大和初。馮氏進士十人。宿家兄弟叔姪。亦八人焉。

李右丞廙。年二十九。爲尚書右丞。

宣宗好儒。多與學士小殿從容議論。殿柱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臣出鎮。賦詩以贈之。凡對宰臣及上言者。必先整容貌。易衣盥手。然後召見。語及政事。卽終日忘倦。

宣宗愛羨進士。每對朝臣。問登第否。有以科名對者。必有喜。便問所賦詩賦題。幷主司姓名。或有人物優而不中第者。必歎息久之。嘗于禁中題鄉貢進士李道龍。宦官知書。自文宣二宗始。

宣宗尚文學。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宣宗索登科記。顥表曰。自武德以後。便有進士諸科。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郎趙璘。採訪諸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于聖朝。敕翰林自今放牓後。仰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仰所司逐年編次。

李某爲中丞。奏孔尚書溫徐相商爲監察御史。孔爲中丞。李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歸而爲丞郎。每讌集。時人以爲盛事。

大中九年。沈侍郎詢以中書舍人知舉。其門生李彬父叢爲萬年令。同年有起居之會。倉部李郎中蠙時在座。因戲諸進士曰。今日極盛。某與賢座主同年。謂郴州李侍郎也。衆皆以爲異。是日數公皆詣賓客馮尚書審。則又郴州座主楊相國之同年也。舉座異之。

張不疑進士擢第。宏詞登科。當年四府交辟。江西李中丞凝。東川李相回。淮南李相紳。與元歸僕射融。皆當時盛府。不疑赴淮南命。到府未幾。以協律郎卒。不疑娶崔氏。以不協出之。後娶顏氏。東夷有識山川者。徧禮五嶽。一拜而退。惟入關望華山。自關西門步步禮拜。至山下。仰望嘆詫。七日而去。謂京師衣冠文物之盛。由此而致。

崔起居雍少有令名。進士第與鄭顥齊名。士之遊其門者多登第。時人語爲崔雍鄭顥世界。自起居郎出守和州。遇龐勛寇歷陽。雍棄城奔浙西。爲路巖所構賜死。雍兄明序福兄弟八人。皆進士。列甲乙科。當時

號爲點頭崔家。澹容貌清瘦明白。擢第升朝。崔鉉辟入幕。先是朝中以流品爲朋甲。以名德清重者爲首。咸通中。李都爲大龍甲頭。沙汰名士。以經緯其伍。涓澹兄弟也。澹在品中。以涓强侵爲麤。卒不取焉。涓卑屈欲見取。其黨皆避之。

琅邪王氏。與太原皆同出于周。琅邪之族世貴。號罐頭王氏。太原子弟爭之。稱曷己族。然實非也。太原自號鈒鏤王氏。崔氏博陵。與清河亦上下。其望族博陵三房。第二房雖長。今其子孫。即皆拜第三房子弟爲伯叔者。蓋第三房婚娶晚遲。世數因而少。故也。姑臧李氏亦然。其第三房皆受大房第二房之禮。清河崔氏亦小房最著。崔程出清河小房也。世居楚州寶應縣。號八寶崔氏。寶應本安宜縣。崔氏夢捧八寶以獻。敕改名焉。程之姨。北門李相蔚之夫人。蔚乃姑臧小房也。判鹽鐵。程爲揚州院官。舉吳堯卿。蔚以爲得人。竟亂筦擢之任。程累郡無政績。小杜相聞程諸女有容德。致書爲其子讓能娶焉。程初辭之。謂人曰。崔氏之門。若有一杜郎。其何堪矣。而杜相堅請不已。程不能免。乃于寶應諸院取一娣姪嫁之。其後讓能貴爲國夫人。而程之女不顯。

進士舉人各樹名甲。元和中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後有東西二甲。東呼西爲茫茫隊。言其無藝也。開成會昌中。又曰。魯紹壤蒙。識即命通。又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又有海徒厚徒。多輕侮人。故裴泌侍御作美人賦譏之。後有壤值韋羅。甲又曰。瑾值都雍。識即命通。又有大小二甲。又有注已甲。又有四字甲。言深輝軒庭。又四凶甲。又芳林十哲。言其與宦官交遊。若劉煜任江泊李巖士蔡鋌秦韜玉之徒。鋌與巖士各將兩軍。書題求華州解元。時謂對軍解頭。大和中。又有杜顯竇紃蕭嶰。極有時稱。爲

後來傾袖。杜昇自拾遺賜緋後。應舉及第。又拜拾遺。時號著緋進士。鄭延昌相公爲京兆尹。兼知貢舉。白居易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于石。立于墓側。相傳洛陽士人及四方游人過矚墓者。必奠以巵酒。故冢前方丈之土。常成渥。

崔魏公鉉與江西李侍郎隱同在李相石襄陽幕中。鉉自下追入。不二年拜丞相。隱時在幕。爲李相草賀書。曰賓筵初啓。曾陪樽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鈞之下。（原註）杜佑佐權德輿幕。李珏佐牛僧孺幕。後與使主同爲相。

鄭裔綽爲浙東觀察使。奏侍御史鄭公綽爲副使。幕客與府主同姓聯名甚寡。

咸通末。鄭渾之爲蘇州錄事。談銖爲鹺院官。鍾輻爲院巡。俱廣文。時湖州牧李超趙蒙相次俱狀元。二郡地土相接。時爲語曰。湖接兩頭。蘇連三尾。

蘇員外粹與母弟冲俱鄭都尉顥門生。後粹爲東陽守。冲爲信陽守。欲相見境上。本府許之。兩郡之守。攜賓客同府主出省。俱自外郎。兄弟之榮少比。

范陽盧自興元元年癸亥。德宗幸梁汴。二年甲子。鮑防侍郎知舉。至乾符二年乙未。崔沆侍郎知舉。計九十二年。而二年停舉。九十年中。登進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諸科在外。而爲子皆聯子。案此句疑有訛誤。所不聯者。不十數人。然而世謂盧氏不出座主。自唐來唯景雲二年考功員外郎盧逸知舉。後無繼者。韋都尉保衡常怪之。咸通十三年。盧莊爲閣長都尉。欲以知禮部。莊七月卒。盧相攜在中書。以爲恥。廣明元年。乃追盧渥中丞入知舉。帖經後黃巢犯闕。天子幸蜀。韋昭度侍郎于蜀代之。放十二人。

閩自貞元以前。未有進士。觀察使李錡始建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爲新學記。云縵胡之纓。化爲青衿。林藻弟蘊。與歐陽詹。覩之歎息。相與結誓。繼登科第。

薛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轡。詠云。脉脉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之。猶若神仙焉。

元宗既誅韋氏。擢用賢良。革中宗之政。依貞觀故事。有志者莫不想太平。中書令姚元崇。侍中宋璟。御史大夫畢構。河南尹李傑。皆一時之選。時人稱姚宋畢李焉。

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已下官。敕宰臣入集賢院。分寫告身。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既而謂人曰。聖上好文。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學徒。雲集官家。設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宋有總章。陳有德教。周則虎門。麟趾。北齊有仁壽文林。雖載在前書。而事皆瑣細。方之今日。則豈得扶輪捧轂者哉。

傷逝

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洛陽。王師敗績。關門不守。車駕幸蜀。次馬嵬驛。六軍不發。賜貴妃死。然後駕發。行至駱谷。上登高平。馬上謂力士曰。吾倉皇出狩。不及辭宗廟。此山絕高。望見秦川。吾今遙辭陵廟。下馬東向再拜。嗚咽流涕。左右皆泣。又謂力士曰。吾取張九齡之言。不至于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既而取長笛吹自製曲。曲成復流涕。詔樂工錄其譜。至成都。乃進譜而請名。上已不記。顧左右曰。何

也。左右以駱谷望長安索長笛吹出對之。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齡。可號爲謫仙怨。有人自西川傳者。無由知其本末。但呼爲劍南神曲。其音怨切動人。大歷中。江南人盛傳。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聞之。長卿隨撰其詞。意頗自得。蓋亦不知事之始。詞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攜。鳥去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其後台州刺史竇宏餘以長卿之詞雖美。而與本曲意與不同。復作詞以廣不知者。其詞曰。胡塵犯闕衝關。金輅提攜玉顏。雲雨此時消散。君王何日歸還。傷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萬山。獨望天邊初月。蛾眉獨自彎彎。

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召萬年捕賊官李銘。使促求訪。李尉佇立思之。曰。得必矣。出召幹事。所由春明門外數里內。應有諸司舊職。事伎藝人。悉搜羅之。而綠衣果在其中。詰之。對曰。某天寶舊樂工也。上皇當時數登此樓。每來。鴟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鴟。某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今羣鴟盛集。又覺景象宛如昔時。必知天子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于是敕盡收此輩。却係教坊。李尉亦爲京尹所擢用。後至郡守。

貞元四年。劉太眞侍郎入貢院。寄前主司蕭聽。尙書詩曰。獨坐貢闈裏。愁心芳草生。山公昨夜事。應見此時情。大和九年。仇士良誅王涯。鄭注。上或登臨遊幸。雖百戲列于前。未嘗少悅。往往瞠目獨語。左右不敢進問。題詩云。輦路生春草。上林花發時。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更于殿內看牡丹。翹足凭欄。誦舒元輿牡丹賦云。俯者如愁。仰者如悅。開者如語。合者如咽。久之方省。元輿詞。不覺歎息泣下。時有宮人沈阿翹。爲上舞河滿子詞。聲態宛轉。錫以金臂環。乃問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女。元濟敗。因入宮。

王太尉播少貧居瓜洲寄食多爲人所薄及登第僑榮顯掌鹽鐵三十餘年自劉忠州之後無如播者後鎮淮南乃遊瓜洲故居賦詩感舊李衞公出在蜀關邸致和其詩以寄播

宣宗以憲宗常幸青龍寺命複道開便門至寺昇眺追感者久之

杜豳公喪公主進狀請乘駙馬都尉云臣每見官銜有駙馬字悽感難勝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鏡用防己過今魏徵殂逝一鏡亡矣

太宗聞虞監亡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

杜羔有至性其父爲河北尉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常抱終身之感會堂兄兼爲潞州府判官鞫獄于私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謂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詰之乃羔母也自此迎歸又往求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詢館于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煙煤之下見字數行拂而視之乃其父遺迹言我子孫若求吾墓當于某村某家問之羔號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邱壠遂得歸葬

栖逸

宣州常塗隱居山巖即陶貞白鍊丹所也鑪迹猶在後爲佛舍有僧名彥範俗姓劉雖爲沙門而通儒學邑人呼爲劉九經顏魯公韓晉公劉忠州穆監寧獨孤常州皆與之善各執經受業者數十人年八十猶強精神僧律不虧唯頗嗜飲酒亦不亂學者有攜壺至者欣然受之每飲三數盃則講說方銳所居有小圃自植茶爲鹿所損衆勸以短垣隔之諸名士悉爲運石共成穆兵部贊事之最謹嘗得美酒密以小甕

壺置于懷中。累石之際。白師曰。有少好酒。和尚飲否。彥範笑而滿引。徐謂穆曰。不用般石。且來聽書。遂與剖析奧旨至多不倦。人有得穆兵部遺彥範書者。其辭云。某偶忝名宦。皆因善誘。自居班列。終日塵屑。卻思昔歲。臨清澗。蔭長松。接侍座下。獲聞微言。未知何時復遂此事。遙瞻水中月。嶺上雲。但馳攀想而已。和尚薄于滋味。深于酒德。所食僅同嬰兒。所飲或如少壯。常恐尊體有所不安。中夜思之。實懷憂戀。其誠切如此。月日之下。稱門人姓名狀。和尚前。

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蔣含宏。有道業。遠近稱之。號曰田蔣。良逸天資高峻。虛心待物。不爲表飾。呂侍郎渭。楊侍郎憑。說察湖南。皆師事之。潭州旱。祈雨不應。或請邀之。楊曰。田先生豈爲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良逸蓬髮敝衣。欣然就轝。到郡亦終無言。卽日降雨。所居嶽觀內建黃籙壇場已具。而天陰晦。弟子請先生祈晴。良逸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左右整冠履扶而昇壇。亦遂晴霽。嘗有村老持一絹襦來施良逸。對衆便著。坐客竊笑。不以介意。楊憑嘗迎至潭州。良逸方洗足。使到。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襪追及于衡門。卽于門外坐輒堦著襪。若無人在旁。楊自京尹謫臨賀尉。使使候之。遺以銀器。良逸受之。便悉付門人。使還。良逸曰。報汝阿郎。不久卽歸。勿憂也。未幾。楊果移杭州長史。良逸未嘗干人。人至亦不送。不記人官位姓名。第與呂渭分最深。後呂郎中溫爲衡州刺史。因祭嶽。候先生。告以使君侍郎之子。及溫入。良逸下繩牀。撫其背曰。你是呂渭兒子耶。溫泫然降堦。先生亦不止。其眞率如此。良逸母爲喜王寺尼。寺中皆呼良逸爲小師。良逸常日負兩束薪以奉母。或自有故不及往。卽弟子代送之。或傳寺衆晨起見一虎在田媼門外。走以告媼。媼曰。毋怪。應是小師使致柴耳。含宏有操尚。時人以爲不及良逸。然二人齊名。常兄

事良逸善符術。後居九眞觀。曾使弟子至縣市齋物。不及期還。詰其故。云于山口遇猛虎。富道不去。以故遲滯。含宏曰。吾居此庇渠已多時。何敢如此。卽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虎踣符下。含宏聞之曰。吾本以符却之。豈知遂死。既以害物。安用術爲。取符焚之。後不復留意。又有歐陽平者。行業亦高。兄事含宏。而道業不及也。歐陽一夕夢三爐自天而下。若有召說。旣寤潛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繼之。俄而田良逸死。含宏次年卒。桐柏山陳寡言。徐虛符。馮雲翼。三人皆田之弟子也。衡山周混汙。蔣之弟子也。陳徐在東南品地比田蔣。而馮在歐陽之列。周自幼入道。善科法。亦爲南嶽之冠。

江南多名僧。貞元元和已來。越州有淸江淸晝。婺州有乾俊。乾輔。時謂之會稽二淸。東陽二乾。

白居易少傅。分司東都。以詩酒自娛。著醉吟先生傳。以自敍。盧尙書簡辭有別墅。近伊水。亭榭淸峻。方冬興羣從子姪同登眺。嵩洛既而霰雪微下。說鎭金陵時。江南山水。每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思之不忘。遂巡忽有二人。衣蓑笠。循岸而來。牽引蓬艇。船頭覆靑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後有小竈。安銅甑。而炊。卯角僕。烹魚煮茗。泝流過于檻前。聞舟中吟笑方甚。盧歎其高逸。不知何人。從而問之。乃告居易。與僧佛光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

李陟漢之子。有文學。氣貌淳古。非其人。雖富貴不交也。累遷司封郎中。歸茅山。徵拜給事中。不就。兩京亂。竟不罹其禍。

李尙書褒晚年修道。居陽羨川石山。後長子召爲吳興。次子昭爲常州。當時榮之。

吳郡陸龜蒙字魯望。舊族也。其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侍御史。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弱冠攻文。

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爲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祿。與張搏爲吳興廬江二郡倅。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丞相李公蔚盧公攜景重之。羅給事寄陸詩云。龍樓李丞相。昔歲仰高文。黃閣今無主。青山竟不焚。蓋嘗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光化三年。贈右補闕。吳侍郎融立傳。貽史官。右補闕韋莊撰誄文。相國陸希聲撰碑文。給事中顏蕘書皮日休博士爲詩友。寇死浙中。方干詩名著于吳中。陸未許之。一旦頓作詩五十首。裴爲方干新製。時輩吟賞。降仰。陸謂曰。此乃下官效方干之所作也。方詩在模範中。爾奇意精識者亦然之。薛許州能以詩道爲己任。還劉夢得詩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劉不能變態。乃陸之比也。

天寶之亂。元結自汝墳率鄰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乃舉兵宛葉之間。有城守扞寇之力。結天寶中稱中行子。始在商餘山自稱元子。逃難入猗玗沮。始稱猗玗子。或稱浪士。漁者呼爲聲叟。酒徒呼爲漫郎。崔趙公嘗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徑山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爲也。

大歷中。關東饑疫。人多死。滎陽人鄭損率有力者。每鄉爲一大墓。以葬棄尸。謂之鄉葬。翕然有仁義之聲。損盧藏用之甥。不仕。鄉里號爲雲居先生。

竟陵僧于水濱得嬰兒者。育爲弟子。稍長。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羽。有文學。多意思。恥一物不盡其妙。最曉茶。鞏縣爲甕偶人。號陸鴻漸。貢十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羽于江湖稱竟陵子。于南越稱桑苧翁。貞元末卒。韓愈好奇。嘗與客登華山絕頂。度不可下。返。發狂慟哭。爲遺書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鋼居閿鄉。拜右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爲轉遠轉高。轉近轉卑也。

賢媛

高祖乃煬帝友人。煬帝以圖讖多言姓李將王。每排斥之。而後因大會。煬帝目上。呼爲阿婆面。上不懌。歸家色猶摧沮。后怪而問。久之方說帝目某爲阿婆面。后喜曰。此可相賀。公是襲唐公。唐之爲言堂也。阿婆面是堂主。上大悅。

上都崇勝寺有徐賢妃妝殿。太宗召妃久不至。怒之。因進詩曰。朝來臨鏡臺。妝罷且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別墅。未嘗入城。仁傑伏臘每修禮甚謹。嘗寄後休暇。候盧氏安否。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兎來歸。羞味進于堂上。頗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啓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欲。願悉力從其意。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王。仁傑慙而去。

元宗柳婕妤有才學。上甚重之。婕妤妹適趙氏。性巧慧。因使工鏤板爲雜花衆之。而爲夾結。因婕妤生日。獻王皇后一匹。上見而賞之。因敕宮中依樣製之。當時甚祕。後漸出。遍于天下。乃爲至賤所服。婕妤生延王。肅宗每見王。則語左右曰。我與王兄弟中更相親。外家皆關中貴族。蓋柳氏奕葉貴盛。人物盡高方輿。公康城公。皆北史有傳矣。睦州俊邁。風格特異。自隋之後。家富于財。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娼曰嬌陳者。姿藝俱美。爲士子之所奔走。睦州一見。因求納焉。嬌陳曰。第中設錦帳三十重。則奉事終身矣。本易其少

年乃戲之也。翌日。遂如言。載錦而張之以行。嬌陳大驚。且賞其奇特。竟如約。入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節操爲中表所推。元宗在人間聞嬌陳之名。及召入宮。見上因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欲背柳氏。乃許其歸。因語之曰。我聞柳家多賢女子。可以備職者爲我求之。嬌陳乃以睦州女弟對。乃選入充婕妤。生延王及永穆公主焉。

元宗在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鴉。壽安公主是曹野那姬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誕。遂不出降。常令衣道衣。主香火。小字蟲娘。元宗呼爲師娘。時代宗起居。上曰。汝在東宮。甚有令譽也。因指壽安曰。蟲娘是鴉女。汝後可與一名號。及代宗在靈州。遂命蘇發尙之。封壽安公主也。

刑部郎中元沛之妻劉氏。全白之妹。賢而有文學。著女儀一篇。亦曰直訓。劉既寡居。奉道受籙。于臯鶴先生。清苦壽考。長子因早有名。官歷省郎刺史國子司業。次子察。進士及第。累佐使府。後隱居廬山。察之長子潾。好道不仕。次子充。進士及第。亦尙道家。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肅宗宴于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綠衣秉簡。謂之參軍椿。天寶末。番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爲善優。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爲參軍椿。上及侍宴者笑樂。公主獨俛首嚬眉不視。上問其故。公主遂諫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眞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寃橫。豈忽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卽柳晟母。

郭子儀鎭汾陽時。殿中柳芳爲掌書記。柳君有母。汾陽王每因大讌。嘗誡左右曰。柳侍御太夫人就棚。可

先來告。及趙夫人輿至。王降階與僚屬序立。候至棚而退。嘗謂柳君曰。子儀幼孤。不識奉養。今日幸忝恩寵。踰望。雖爲貴盛。實無侍御之榮。因嗚咽久之。又曰。若太夫人可見顧子儀之家。當使南陽夫人以下執爨。子儀自捧饌。而趙夫人以清潔自居。終不一往。

劉元佐貴爲將相。其母月織縑一匹。示不忘本。每觀元佐視事。見縣令走階下。退必語元佐。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汝父爲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今爾當廳據案。待之亦何安也。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元佐終不失臣節。

陸相贄知舉。放崔相羣。羣知舉而陸氏子簡禮被黜。羣妻李夫人謂羣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乎。公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夫人曰。陸氏門生知禮部。陸氏子無一得事者。是陸氏一莊荒矣。羣無以對。